



督臣縱賊深入引逆自固疏

徐 燿

臣惟今日行間大弊有萬不可貸者塘報之欺妄是也。賊去城空卽稱官兵恢復敵勝我負尚云互有殺傷非以砲死無數掩其報級之虛卽以虜營哭聲詭爲難稽之詐坐使功罪矢實勸懲莫從臣切憤切痛之然未有如督臣梁廷棟涿州一報爲尤甚者夫督撫塘報皆諸將領探伺方倥僂事難直敘從未嘗別起論端特加藻飾也臣詳廷棟所報王朴原報云舊閣臣馮銓前後犒賞官丁花紅牛羊酒并共千餘金則廷棟亦徑述以入報可耳是銓以罪廢之人能以財自衛爲百姓先或請

朝廷俟事平後例行地方官分別獎賞不以罪人沒其一善于鼓舞之法則亦得矣乃其看牘遂添飾指授發縱等語不一而足甚且張大其用心甚遠有陰扶社稷之功嗟嗟以敘述捐助一事而至陰扶社稷何其敢于輕朝廷而急于媚私交至此極耶據廷棟六千里餘饑疲之卒當數萬披猖之虜不得大紳之恤勞鼓氣孤軍無以自立若然涿城無銓則廷棟將委而去之耶獨不思煌煌聖謨在董用文則有防守良涿之旨王朴則有抵涿鼓舞之旨不曰畏此簡書反曰懷彼大紳可乎據廷棟云云中將士非舊輔首方慰藉不能士飽馬騰

殺賊自効若然則廷棟徑肯拊循不將銓一朝慰藉耶獨不念我皇上年來軫念邊廷厚糈殊恩將士均被犬馬之報人各有心卽姜讓之守鞏華王忠之援涑水亦復有誰慰藉之者不惓惓國士之遇志切同仇反沾沾壺飡之色傾心虛飾乎且人旣居圍城之中身家性命並在呼吸苟非貪生降賊真如白養粹郭鞏之尤者損資犒士冀徼國家兵將之力以自全活亦其固然視之平居捐助尚有間矣而廷棟反云不可以尋常捐助論津津擁戴形之感嘆真若謂功在社稷者獨不念聞警以來內帑之金太倉之粟飛輓狼籍于道皆廷棟縱

賊所悞也。縱不聞馳捷殲夷矢圖報効，豈逆輔之二千五賢于朝廷之巨萬爲人臣子，安忍出此言乎。噫嘻，廷棟之心，何心。不過謂得罪封疆，無辭三尺，非引逆輔借結黨援，則無別窟，可以自固耳。卽其報中所云，廷棟入涿，父老擁馬首而泣，涿非雲兵不保，雲之將士翼以同稱雲兵，非舊輔無自效，互相推引，打作一團，情緒已自顯然，豈知我皇上聰明神聖，太阿獨持，肯容誤國奸臣揮勢之緩急，恣朋私之欺弊哉。卽如中書王廷列爲張道濬口稱功，皇上赫然罪以借端下之吏議，天下共仰大聖人作用，摘發如神，誰不神竦。廷棟飾報社稷之功，覬逃封疆之罪，亦多見其奸而拙矣。嘗廷棟爲中樞時，銳志除奸，不避勞怨，臣頗重其爲人。今日邊事決裂，尚望其能痛懲近習，大破欺妄，或收桑榆之功，而顯爲欺妄者，先自廷棟始。他文武將吏，又何誅焉。臣在兵言兵，職糾叅駁，特爲舉出如此伏乞皇上立賜乾斷，以爲塘報欺妄之戒。

之功，覬逃封疆之罪，亦多見其奸而拙矣。嘗廷棟爲中樞時，銳志除奸，不避勞怨，臣頗重其爲人。今日邊事決裂，尚望其能痛懲近習，大破欺妄，或收桑榆之功，而顯爲欺妄者，先自廷棟始。他文武將吏，又何誅焉。臣在兵言兵，職糾叅駁，特爲舉出如此伏乞皇上立賜乾斷，以爲塘報欺妄之戒。

兵家全以氣勝制敵在乎心堅疏
金光宸

語曰、知耻近乎勇、果人人有羞惡之心、而君子之強卽具焉、今當聖明之朝、百姓內親、四夷外附、宜也、乃當事諸臣、帷幄失籌、邊防不戒、以致小醜陸梁、四郊多壘、已足爲卿大夫之耻矣、師濟多人、慚無嘉謨入告、獨使至尊憂社稷、于督撫鎮道之外、伏煩內遣、以外控巖關、一時大小臣工、靡不仰體聖天子不得已之淵衷、原非忽撤忽遣、重輕邊計、我皇上神明不測、不過欲借權宜作用、激動卿大夫之耻心、而文武將吏、仍然醉寐弗省悟、近見戰不成、守不成、守且有方略未覩、而怯

卸陰滋者。則臣請爲一提夜氣之良。勿正爲性命功名之圖可乎。試與行間諸臣約。戒耻其不戰。耻其飭不戰。以爲戰。而戰必勝也。古有云。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近如總兵張時傑。李國棟。王朴。劉澤清。輩非不零報捷音。而腥氣不減。鴟張自如。此蓋有一最難拔之病根。在未對壘。而立脚不定。則氣奪耳。賊騎卽云驟悍。獨不聞晁錯而匈奴之長技。與中國之長技。伍乎。今衛旅星屯。城下并京兵不下十餘萬。茲言賊勢衆大。未聞犯昌。後復有闖口之賊也。一人投命。是懼十夫。况合數萬。貔貅倘督師與大帥。勵大帥與偏裨。勵偏裨與各千把隊。什均勵。

戰勝本之氣勝。則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兵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非氣之分乎。作氣無如養氣。臣所謂兵家全以氣勝也。試與諸臣約。戒耻其不守。耻其玩不守。以爲守。而守必用也。古有云。靜以幽遠。正以治近。如鞏華小城。守有明刻。而興安雄永東之間。則傳聞失事亦復不少。比亦有最一難拔之病根。在未見賊。而志意先亂。一見賊。而耳目遂詳。則心失耳。郡邑卽云最小。獨不聞之。孟氏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不勝乎。今花封綉錯。豈盡是短垣淤塹。雖外援未到。亦須竟效力。以俟大兵至也。

夫當關千人辟易况登陴嬰守矢石煩下耶倘撫道與守令勵守令與紳士勵紳士與群黎百姓俱勵身守擊于心守則鼠雀可掘也愛妾可食也面中數矢可不動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心之謂乎守身無如守心臣所謂制敵在乎心堅也如斯而賞罰行矣人有一自嚴之賞罰而懦亦銳假亦整無因小勝卽還無因小捷卽退兵與賊不肯共道而馳無兵與兵砲數聲而散耻心淬發忠義油生隨以號令軍中曰有地方死守果到力窮智竭而呼援不赴者則援兵有後至之誅有賊甫臨城未抄

數則衝突而煽囂輒陷者則長史有立正之罪互相勉亦互相用而于今日戰守長策尤庶乎其近之矣不然人各一心用鮮實濟雖韓范復生安能爲指臂之使哉今者賊復逼近郊非計綴我兵以使狡計橫突耳夫京師根本亟宜旋領而祖鎮等營見今烏在昌平陵寢伏關一誤寧容再誤通州漕運咽喉更當晝夜甚防如新添設樞二臣仇維禎榮膺特旨出鎮通城儼然鎖鑰重臣也凡此地之爲戰爲守皆其仔受任事伊始方殷策勲樹伐炳耀國威昨于邸報中見其仰懇天恩俯順輿情乞留賢能內臣一疏何神色削然也據云戎事實未

深知然則欽命出鎮何謂乎據云兩職遼濶二內臣各
鎮一方尤艱拮据則維禎獨可袖手且云一旦有急何
以撐持然則濬濠增堞畚鍤之具抑漫無料理爲他日
展擔地乎如失怙恃何語方略未覩而怯卸陰滋切報
之况內外最慮雷同附和豈維禎之妄欲希冀天恩所
望速提夜氣仰副重命通居要害戰何以摧敵守何以
固圍在力圖實着無多此一番瞻顧羞士類而誤封疆
耳臣以寇迫門庭借箸解嘲當不識忌諱冒昧陳言伏
惟聖明裁察施行

朝廷體統當惜封疆倚任宜專疏魏呈潤
我國家設御史巡閱九邊以身代天子之威靈任云重
矣所至有不翻天動地撼搖山岳以不稱職論故御史
一身朝廷之所待正也百官萬民之所待則也其秩至
微而其統至鉅天子所改容而聽納者也近有巡按宣
大御史胡良機因監視太監王坤題匿籍有司可疑一
疏奉旨革職待王坤等究明殘毀緣繇奏奪此固皇
上振飭邊務之極恩威無錯貸非臣下所能測度者然
臣聞良機在先朝時曾忤魏璫以致削職直聲素著於
世意亦以禮法自持非諂事權貴者流幸遇聖天子

同明前高金卷九
七
獎賞忠直，出之罪盞之中，昇之風憲之任，則良機亦披心瀝膽，媚茲一人，此其時矣。今以舊籍之委頓，責以通同業發自中官之手，必有倫有脊，臣何能懸為臆解，獨代巡之事，簿書刑名，碎如蟻聚，使良機果有混昧，或出於詿誤，則回道考核，以直枉俟之聖鑒，其何辭之有。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以私易公，唯內臣之所榮辱，萬一百鍊剛腸，化為繞指，與竈窟宅，轉為徑竇，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啣憲以往者，靡所展其丰猷乎。今九邊事勢之破壞，士卒之窮愁，不獨

宣鎮為然，軍無現糧，衣不蔽體者，比比而是。失在於十羊九牧，一瓢百輿，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輿隸廝役，皆軍士膏血焉。况中貴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抗者。異日皇上即欲聞九邊之動定，覈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也。聖祖之訓曰：內侍不許干預政事，兵刑者政柄之大端也。今總理提督監視分鎮，侵尋乎職兵，若彈劾磨勘，一在其握，則又侵尋乎職刑。

履霜堅冰不意有其漸矣夫以內使出覈此神明不測之用以偶一至焉乘人無備可暫不可久也暫則風行電擊掩護之所不及久則同弊相濟更相援引而阿指曲求之輩出矣臣伏覩朝廷欽差公務遠以歲計近以季周今各鎮之監視已將三月于茲可以報命矣淹留不撤脯資餽牽成足徵擾臣恐大小邊帥事圖獻媚以爲朝廷所倚毗在此耳何則聞有劾於內臣不聞有劾內臣者也其勢不剝膚營私不止矣春秋傳有云犯上手主其罪可恕垂恃權貴禍且不測臣恐長此不已尤邊之軍帥必輕憲法四夷之耳目亦漸隱蒙皇上此

時雖求欲一異同之臣不可得矣是以君子畏其究也語云君仁則臣直臣逢神聖之主事無諱之朝輒敢盡言以惜國體防微漸豈一良機是庇亦豈一宜鎮是爲所思危而慮患者深耳伏願皇上勅下各鎮監視諸臣刻期報竣漸次撤回專以邊事責督撫按倘敗公覆餗則有三尺之法在轉圜崇朝以示聖人之無我將各鎮之受事也其不敢不精白一心以襄厥職而至良機之是非曲直廷議自明并乞普浩蕩之恩趣召回京寧使聽彈駁於部院之手不使仰鼻息於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培廉耻也而實所以尊天憲也臣於良機素無

半刺之交竊見。皇上法天而治，雷霆之怒，原無竟日。卽如詞臣黃道周、楊世芳、劉必達、臺臣余文燿、馬如蛟等，皆荷寬容，在廷諸臣亦多有憐其賢而哀籲九閭者，並仰體至意，以扶助盛美。此事雖關係中貴，啓齒易至，招尤臣所恃者，明主可爲忠言，必有灼於筆舌之外者，伏惟睿察施行。

監臣移檄非體疏

金鉉

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維，所爭甚大，非止爲糜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補牘強聒。乃昨見臣部司務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開本監公署已完，擇于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款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遣，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彝憲移檄曰

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驅清署之臣。群然屈節于奄寺。試令彝憲自思。皇上勅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曾有是乎。且彝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體覺察。若必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罄折僂。僕將置自有之堂局。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彝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况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乎。臣委質聖朝。自矢無

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于彝憲雄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勅彝憲。勿謬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褻。公署雖置。決宜絕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

聖明勤思救敝疏

馮元颺

臣濫竽工曹奉札監督長德二陵橋梁拮据自効靡間晨夕適從差所捧閱邸報見戶部接出聖諭以司禮監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出入錢糧事務雖事出非常通國疑駭而聖明獨苦之心目前急切之計固有萬不得已者矣嗣見一時諸臣單詞合詞爭之而懼不能得夫爭之不得臣以為不必更爭惟在諸臣深體而善承之耳所謂深體而善承之者遠必無犯祖宗交結之條近必無負皇上釐剔之意夫祖宗之禁無以內干外故其界截然今雖使之干外不可不仍還之截然

皇上之意以為內察外則其弊可得然苟不先為無弊則其弊終不可得臣以為其道莫如禁交謁蓋有交謁則有酬酢有酬酢則有情面情面漸熟格套彌堅此雖以鄭眾之能馬存亮之忠謹十輩在邊十輩在部臣未見其有濟也故臣颺自矢斷從內臣受事以往屏跡絕踪不修刺謁惟循例按期備具所司錢糧出納之數報堂關會聽內臣徹底清查臣之為此誠欲內臣以廓然公虛之心一意稽覈而臣颺亦得因邈焉孤孑之故彌惕淵冰內斷於心不敢渝替此臣立身守官之律令碌碌自持以報皇上者也然猶恐兩部諸臣或以無所

遵守敢有參差伏乞皇上立垂嚴禁凡在廷及兩部諸臣並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必罪無赦其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若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叅若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即不得薦舉如此則倖門大塞苟竇不生夙蠹自清積欺難覆臣所謂端本謹微仰酬盛心者此也不然本欲救弊弊乃愈滋夫使外臣冀內臣之不來以自便私圖猶可言也使外臣幸內臣之來以羣為蒙蔽不可言也臣颺不勝過慮昧死上陳伏惟聖明裁察

邊關之立法宜嚴朝廷之過邪當密疏

姚思考

竊惟國家重安攘莫大封疆之任春秋誅亂賊尤謹夷夏之防邇來四方多事我皇上曉夜震勵戒諭百官

凡分命秉鉞者未能大張神武盡蕩烟塵以還三五之盛當宜如何刺心而乃為百足不僵之小人乘機伺隙藏宥匿奸將朝廷不刊之令典轉為竊名之階而軍興嚴飭之扞圉反作借題之徑殊可嘆也故知有腐宅者即有煽播善瞻狗者必善彌縫天威儼赫邊徼安危容此一副曖昧肺腸尚有何精白可以報主酌知職為諸

臣惜而益為國家危也。如舊撫許鼎臣疏薦閻鳴泰可異也。無論鳴泰服官穢行，罄竹難書，即其躡居本兵，諛瑄建祠，狐媚婪橫之行徑，投之豺虎，投之有北，猶不足快其憤。而鼎臣直形荐章，推之為司馬，令公意欲何為，豈其辨賊不效，破甑無聊，姑借鳴泰伏案為異日脫罪捲土之計乎？若非睿斷素定，嚴旨切責，稍留一字之誅，恐如鳴泰者，又將延頸跂足，幾幸燃灰之有日矣。鼎臣既為鳴泰知己，即是朝廷之罪人，豈可以回籍也。而遂及寬政乎哉？未幾而山永撫臣楊嗣昌以郭鞏改戍之疏又至矣。鞏之通奴三書，備極醜態，自號逸民，已甘心

于化外，並稱大金，更無辭于臣虜。皇上不即肆諸市朝，而令之偷生瘴海，果何負于鞏，顧嗷嗷焉假邊民之私，揭變欽定之爰書，抑又何耶？觀罪案久定之旨，凜凜不可易，亦足耻已。嗟嗟嗣昌，砥柱危關，風霜紀律，即為禦虜者定功，猶不當濫叨露布，况為媚虜者開罪，輒不禁紙上口碑，胡以鎮軍容，鼓士氣乎？就其委曲闡幽，浮詞巧飾，想筆端之羞澁，或良心之難欺，職不敢以才名久著也。而迯其筆伐矣。更可駭者，山西沁水焚劫，見有查明功罪疏，云城破之後，止得撫臣許鼎臣所委錦衣衛同知今遣戍張道濬，率領自募鄉兵三百名往來馳

禦賊警若以無一可恃而專倚道濬爲虛張之勢者耳。不獨道濬狎邪小人，統袴浪子，不閑弓馬，而以移郊之罪人，鼎臣輒敢擅委兵權，而道濬復有募兵三百名之多也。此三百名者，募于何日，防守何地，今屯聚猶在沁城乎，抑聽撫臣調用乎，是不可不一問也。延撫張福臻因梓里蹂躪，壯心未已，疏請攜帶邊兵討賊立功，聖主猶罪其擅，况一妄召兵士，徼倖軍功之道濬哉。嗟嗟，鼎臣既薦鳴泰，又委道濬，生平一籌莫展，而端爲一二罪渠助焰揚波，真不復爲人類矣。獨不知我皇上何如主也，萬里冰鑑，纖悉盡知，卽如今日監軍之遣，惟屬其

整頓軍伍，綏安生靈，與撫臣同心共濟，否則三尺法不爲內官貸，閻思卽隨在荼毒，養寇害民，汾陽一縣，每日縱索二百餘金，而猶不足，直令軍丁打毀公坐，毆辱縣令，迫之投井而死，至今地方撫按終不肯詳補一牘也。非我皇上至神至聖，威令嚴明，擊惡鋤奸之權，超出亘古萬萬，赫然嚴逮，訊質職恐凶鋒所到，地方受其糜爛者，又不知作何景狀矣。聖主如此，諸臣何忍負之，而直如是之閃爍欺妄耶。總之我皇上最重者封疆，最惡者通虜，最嚴者軍旅，最愛者民生，乃當事諸臣不能爲皇上分勞，專爲奸宄赦罪，代若輩瞻風望氣，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鐵案屹如山岳，猶欲掀翻，爲百姓除害與利，卽明旨不
啻風雷，猶是聾啞，有君無臣之嘆，曷勝撫膺歎息而不
能已爾。雖然從來小人窺伺之漸，大約借口邊疆，當日
王永光薦邊才，而舉逆案王之臣諸人，皇上立燭其
隱，嗣後朋和有徒，無不魍魎畢照，何足爲聖世憂。獨是
夷虜不靖，四境洶洶，諸臣猶復陰陽播弄，玩愒因循，所
爲辱世道而害國事者，可憂方大耳。惟望皇上嚴諭
中外諸臣，凡有代奸逆陳請者，卽以奸逆之罪罪之。或
地方有變，不詳奏報，以致釀亂殃民者，定以隱匿之罪
罪之。庶亂賊之膽益寒，而封疆之政愈肅矣。

遵旨回奏疏

葉初春

該職於本月初二日有欲作敢言之氣，宜寬言事之罪，
乞賜召還，建言註誤諸臣，以大闢言路事一疏，本月初
十日奉 聖旨：建言諸臣已有旨了。曾櫻謀陞獲賍有
據，何謂隻字不入長安，葉初春着確實回奏。該部知道。
欽此。職聞命自天，不勝惶悚，自惟作令六載，亦知按獄
引經據賍定罪，以申國法。曾櫻謀陞見有賍據，職曷敢
爲之辨，惟是櫻之硜硜自好，蓋已有年，非特職一人知
之。其在鄉則有鄉評，在官則有官評，夫固人人知之，亦
人人能言之。櫻以四年署部，出守毘陵，嗣轉閩中監司，

已幾七載其清而且執歷數年如一日未嘗一移字長安毘陵閩中見有士紳俱在班行可問也職在閩與櫻共事者二載其儉約茹淡一介不苟之概宛然可述亦灼然衆見不特職也尚有同官如閩中原任海澄知縣今授翰林院簡討梁兆陽原任崇安知縣今授翰林院簡討郭之祥原任安溪知縣考授河南道御史今降補上林苑典簿許自表見在交戟之下俱可問也茲者謀陛一節雖經緝獲實實有贓跡可據真堪駭異但不知曾櫻有手筆與否或有家屬橐金而至者與否今已奉撫按提問之旨想旦晚間可詣棘庭其贓跡所自來與

贓私之誰交誰受見有一干人等自當和盤托出如果出自曾櫻之謀也是櫻爲兩截人而晚節之不終也其自喪生平自干法網也如不出自曾櫻之謀也是誰爲曾櫻作此犯法事而揮金以自累并累櫻也其李代桃僵爲人干法網也是職所爲不得其解而大可駭者也職爲皇上耳目之官風聞言事猥以時事之可異而賣陳焉望皇上并發該部研究根因直窮到底庶謀陞無隱遁之情形朝廷有必行之法守總之硜硜自守者曾櫻之素也是職所能據實以聞者也謀陞獲贓者今日之事也亦職所竊疑于中而不敢不以聞者也白

臣既已有據國憲自是無私我皇上睿哲如神幽蔀畢照諸臣奉旨訊鞠亦必顛末具核其孰敢于日月雷霆之下私毫隱徇故爲出入于其際而職敢爲之辨哉謹遵旨回奏

臣于本年七月內恭具明主可爲忠言一疏以申臣首

周鏞

疏所未盡自揣多率無逃斧鑕之誅幸荷優容未沛雷霆之擊感激泣零莫知所報因念臣伏處南中尚矢志謬陳乃觀光非極竟杜舌自保臣切羞之今陛辭行矣進旣無以効吾君退又何以對臣義臣益懼焉然臣非敢泛指臣敬就前疏所謂內臣言路一再申之夫內臣用易而撤難此從來之通病臣何容更贅然一日不撤然恃一日有以裁抑之耳今不然矣黃衣有柄白簡無光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縷縷矣因廷臣而疑內臣

無一焉。如張彜憲用而高弘圖之鯁終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節初雖倖免。究以他事中之矣。迄有孫肇興之直犯兇鋒而亦岌岌不可保矣。又如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東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韶用而曹文衡以互詰竟投閑矣。王弘祖以禮數未周斥矣。近有馮師孔之義不屈而亦禍機不測矣。若夫李曰輔之激直而處。熊開元之慷慨首發而究竟亦處。更未能指數矣。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強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往。鍛鍊臣子。委襲天言。祇以徇中貴之心。臣將不知所極矣。彼夫荐賢之章。漸有其人。而又是恤焉。嗟乎。貂獮

之輩。雖巧佞可原。祇是官閭趨承之役。管紳之侶。雖迂戇難容。終屬帝王心膂所寄。故使天下萬世謂寵內臣之過。曷若使天下萬世謂愛廷臣之深。一彼一此較之。易辨。臣切願皇上之深思也。言官言出而禍隨。亦人臣之職分。臣何容代剖。然棄其人。尤望不廢其言耳。今不然矣。讒人高據。賢士空悲。但見因事錮人者比比矣。因言改聽無一焉。黃道周諸臣荐賢之言不效。而惠世揚百折餘生。求啓事而勿能矣。劉宗周一生孤操。雖正推亦勿用矣。華允誠諸臣驅奸之言無濟。而四朝元老如陳于廷。負考察不嚴之罪。而禰逐矣。一代正人如姚

希孟蒙科場不躓之名而屏謫矣。君子歸心，小人懼膽。如鄭三俊，既不能置之銓憲之地，且以乞骸而承切責矣。尤可念者，每奉嚴諭，大率皆直臣之封事。從此以往，播棄忠良，獎成宵小，祇以快奸人之計。臣益不知所極矣。則緘哩之風，視為得策，又曷怪焉。嗟乎，斧鑕即不必，皆靈詎反為邪佞護身之券，彈章即不必盡效，詎反為忠貞去國之媒。故使天下萬世謂賢人永棄于清朝，曷若使天下萬世謂聖主未忘乎善類。一彼一此，較如易辨。臣又願皇上之深思也。方今感時生慨，凡兩者之外，政治得失，可以動杞人之慮者，固多。乃臣從端及委

兩者之中，陰陽消長，常以厯賈生之涕者，特甚。蓋擬而後言，懼禍胎者，雖人之恒情，義之所在，曾有一必吐者，實臣之至性。臣世受國恩，忠孝自矢，知以此報。皇上而已言畢而誅，非所計也。

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以定人心以塞亂源疏

詹爾選

職聞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即亂而可復治者非泯禁之衆易于整齊由于心志之定也民志之所以定者非智之不能謀力之不能負由于是非之一也是非一則凌競息紀綱振而國勢以之壯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孟子曰處士橫議歸本于聖王之不作明乎議論之關於人心世道者大也職請先言職掌而後瀝愚衷可乎謹按高皇帝欽定御史職掌內一欽凡文武大臣果繫奸邪小人構黨為非擅作威福紊亂

朝廷致令聖澤不宣灾眚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
奏彈劾此為大臣言之也一欵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
猥瑣闖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此為庶僚
言之也一欵凡在外有司擾害良民貪贓壞法致令田
野荒蕪民人受苦者體訪得實具奏提問此為外臣言
之也一欵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
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競
夫上書陳言之徒即希求進用不過倖博一官何至著
為謨訓與大臣及內外諸司并訪之也高皇帝之意總
為成憲慮因為奔競者嚴耳夫人惟不奔競于利則已

此端一啓則何念不可萌何人不可效何言不可發于
是祖宗之典制可以不畏聖賢之詩書可以不尊舉世
之人才可以一口罵盡而黑白不分如近者陳啓新獨
違時尚一疏亦或從憤激中來然何至論及制科與推
知不肯出脫一人甚而為清官亦不下數萬甚而欲大
將登壇以尚方劍殺有司創此無例之論也高皇帝自
洪武十八年定設制科以來迄今近三百年從無廢弛
間有大故次年即為補行豈不偶行徵辟而畢竟制科
為正孝廉為副者亦明知井田封建終不可以治今日
之天下耳以故名卿碩輔與夫排大奸定大難之臣科

目十常八九卽從祀立廟者四居其三此外猶不可勝
舉焉嗟乎士何嘗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皆賢固偏辭
也皆不肖豈遂爲公論哉卽謂推知有不肖誠確論也
謂盡無賢寧遂非誣構乎且以事二祖十一宗而有餘
者乃謂以事 皇上而不足 皇上雖聖神天縱亦未
嘗以此言輕天下士而何啓新之罔念也天地如此其
大矣臣僚如此其衆矣 皇上而進一啓新以愧赧諸
臣豈足爲異哉所慮者天下之爲啓新者不少耳蓋難
定而易亂者人情之恒也况五方雜處之人如治亂絲
誰不欲富貴誰不懷私恩誰不蓄睚眦苟遂隱衷之求

寧顧盛德之累而况四方傳食之徒裹糧而至者人不
知凡幾聚天下豪傑之徒處于共城囊空望長作何散
譴不審 皇上何以處此也當此夷寇交誼民之洶洶
思亂已不忍言 皇上卽十分鎮靜百計輯寧謹守成
憲以御羣蒙猶凜凜如朽馭奈之何勿深長思也爲今
之計願 皇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新覲面敷陳罄其
底蘊共使廷臣見其言論丰采果有他長然後天下之
人知啓新特達之遇本不偶然庶幾弱植思舊者或抱
慚而退以後陳敷正道併訴于已重事外一切詭說勦
辭梯榮于澤及懷挾私意僭行薦劾者嚴敕納言直鼓

等臣不許封進擾攘恣肆者從重叅究并祈速勅各撫按榜示通衢使曉然知皇上慎重名器鑒別是非之本心庶人心漸定而亂源亦漸可塞矣職非不知目前急務無如流寇但兵難遙度語亦無敢襲陳職不必言也惟此一着視流寇更隱而關國家安危更大又繫臣職掌故敢効其愚忠如此且職于是而有慨于冢臣謝陞者爲皇上持用舍之衡者也雖皇上偶擢啓新原無旁濫何所不可獨是啓新立命之得則法言可以相正異言亦可以相成乃遲遲逾月寂然無聞其以將順得人矣反以可與忠言可與深言之皇上顧坐失

機會視匡救爲第二義將如天下後世何有李化龍之驚直被謫而不知申救有啓新之誑誕蒙恩而不知駁明職誠不能爲冢臣解而輔臣溫體仁等之尸素可愧又不待言矣職干冒宸嚴字稍逾限統祈聖明鑒宥焉

輔臣以去明心國事因嫌滋諉疏奏詹爾選而效
 頃臣具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一疏駁陳啓新因而責備
 冢臣與諸輔臣蓋謂大臣擔荷不力徇情不言而發也
 乃近閱邸報大學士錢士升為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
 疏奉曰聖旨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璉疏
 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
 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旨
 矣明乎輔臣之以稟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
 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上可
 對九廟之式憑下可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昭明主

司詩尚論象

七

顯以氣節風百僚。臣實榮之。而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蓋皇。上。所。不。滿。于。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於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曷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惟時臯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輒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貶聖。且鯀。鯀。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幾諫。此真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於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何事乎。李璡不識皇。上。為堯舜之君。而敢

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為之事。此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痛心如焚之時。而忽又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繇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當。以是為信其君者。恐即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於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臣而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耶。况今天下之欺皇。上。者。恐亦不少矣。

何也。以天下人對。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尚方劍不靈。將領驕懦日甚。聖意思禮感激於鈇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韎韐之逗遛。貪冒則或疑急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於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而人見賣牛而買馬。誦德而齊力。縱使強寇混迹於道塗。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暫甦民困。臣亦以為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家之大義。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為痛懲

奸頑也。而或疑千載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慮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有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眾歎噓。嘖嘖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志以去。輔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無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勝則挺身招承。敗則潛形逋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誼。作言官敢諫之風。嚴敕

內閣部院大臣，不得以去輔士升為戒寧獻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謙冲寧進禮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淹滯務期上下交格而志氣聿新於以觀廓清平治之猷成紀綱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直臣謝悃并明職掌以佐中興疏 章正宸

臣孤踪新進不揣狂率干冒威嚴自取譴逐萬死何恨雖聖朝無轉石之艱一肯無永錮之理先後廢謫翹首待環至如臣者才闇逢時品圉自好豈復望皇上矜而用之自臣始乎遭逢明聖破格原情園土修餘仍班瑣闥曠古所希感極零涕憶臣當入棘候值嚴冬重人薰灼斷隔衣糧延喘四旬始即吏訊斯時也九死一生非投命至仁至聖之皇上誰有今日皇上試思以臣冒昧抗疏慷慨對簿尚心驚獄吏之貴命懸湯火之中諸他逮繫委身仇口煅煉深文欲免挫屈向闈叩

所其可得耶。夫蒙寵固官。懲前緘後。臣非不能。顧有難
爲者。以使過之仁。不易遘。而司諫之職。不敢鯨也。職諫
不諫。卽謂之欺。猶夫閣員與國同體。弗能盡心竭節。雪
恥除兇。卽謂之過。非如羣有司。必有穢狀掛於刑書。乃
從顯侈也。邇來朝堂邊鄙。可言之事多矣。而習爲恬默。
冀以自完。梧掖霜臺。風力何在。他日將抱此首鼠觀望
者出。而彈壓一方。應清朝緩急乎。必無幸矣。蓋臣歷稽
史傳。古帝王勵精求治。祇畏顧。未有切如 皇上者
也。而何以天災人患。層出迭見。禍亂所錄。豈非大小臣
工。有未恪共厥職者乎。綸綍屢申。習心未改。而持祿養

交。刻深迎媚。揣摩爲計。詐巧便營。試問其果能精白。永
矢毀譽。不驚利害。不怵者誰哉。究不過護一官耳。盛氣
壯頌。廉劂自喜。矜稜難犯。諧變無方。試問其果能深沉
有斷。去奸如脫。進賢如拔者誰哉。究不過護一身耳。通
國臣僚。盡爲身名利祿。無一人爲 皇上分此猷念者。
而獨以孤危之勢。遺 皇上後事。他郤未知塗轡所出。
臣竊傷心。食不下咽。夫以祖宗數百歲之滋培。 皇上
十年之率作。詩書薰習。旣深。庠序漸摩。旣久。而一切營
私。無足倚仗。錄此推之。宮庭替御。其亦未可全恃也。夫
以堯舜之聖。不能得人。亦王化不行。四表不服。是故致

治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知人。皇上聰明神武超軼往代其于人材真贗豈有不知方將寡欲清心並觀兼聽卧薪嘗胆緝熙聖學以勵翼庶明鼓舞羣策而大小臣工有不滌洗積錮見從國起奮淬精神黽勉砥礪爲朝廷愛惜人材培扶元氣以仰紆宵旰願養聖躬必非人矣今方屬國失守海澨未寧雨雹相凌陰陽未序告訐高張刑法未措苞苴廣布奸黨未清悍弁逍遙軍典未肅潢池肆警生命未甦襟肘俱露泉府未通皮肉盡枯聚斂未止。皇上靜觀大局治乎亂乎而阿指充位者工機械矯特迂疎者工潔身推諉激昂總成敗局豈二三臺諫以立堯舜之朝事大有爲之主而首鼠觀望卽可需遷追罰乎縱惡長奸法當震極臣四載棲遲朝無知己志不自營州井避匿不知。皇上何鑒于臣而以原官畀之方欲言政教源流議風俗厚薄陳紀綱弛振籌兵食短長以報稱浩恩萬一而驚魄乍收中懷尚鬱若夫緣私詆欺變黑爲白惑亂。皇上耳目動搖羣工爵位以取寄譽巧資身計臣實恥之萬不敢出惟。皇上省察

內旨不可頻發一疏不可留中疏王允成未
昔舜之命龍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是國家政令一出入遞相循環
要在惟允而已出非所入事不本于師虞神必至于叢
假旁落之弊不可勝言入而不出血脉不相流通肢體
必至痿痺壅塞之弊不可勝言故堯舜之治天下也于
岳牧則疇咨不疑于臣隣則股肱是寄曾無一事不與
廷臣商確絕不恃一己之聰明自雄其斷所稱內旨無
有也于嘉言則困窮不廢一稽衆則舍己從人凡有入
告卽與天下疏通絕不廢一人之謀猷自塞其機所稱

留中無有也。先帝臨崩，惓惓望。皇上爲堯舜。皇上亦兢兢以堯舜自砥礪。抑知堯舜卽在于批發之間乎。日來邸報自內旨頻頻見矣。如云言官思欲上天。如云藐朕冲年，危言嚇朕。如云楊鎬、李如楨、原俟、徐議。今旣如此說，准從寬議處。意稟閣必不若是之淺。况敢犯天下之清議，而使得以將機就機乎。絲綸之地，輕則夤緣之端啓，豈國家之福也。又見巡視廠庫朱童蒙等有廠璫壅蔽，主聽停閣章疏，內以廠匠皆詭名冒米，改爲僱募，以裨實用。而管廠內官嫌其不利于已，至今部疏留中。又南京吏科姜習孔云，有遙聞三韓之警，一本未及。

微有俞旨，我皇上登極章疏，隨上隨下，胡爲而忽若是。據其所知者，一二得無尚有留而不知者乎。恐今日留一疏以爲無妨，明日留一疏以爲舊例，而後且不可底止者。內旨留中，便于小人，而不便于君子。便于宰執，而不便于言官。便于橫議，而不便于忠謨。便于奸邪，而不便于正直。便于闒宦，而不便于君國。小人善媚，結近侍以蠅營。鑽婦寺以苟得，遂其浮沉之便計。而君子光明正大，必不若是。故曰便于小人，而不便于君子也。宰執弄權，假天言謝指摘者，俛內降市恩威，得行其操縱之法術。而言官褫斥降罰，于是乎出。故曰便于宰執，而

不便于言官也。橫議任情，混玉石于不分，亂黑白而莫辨，得藏其陰陽之譎謀，而忠謨利害列眉，漫無施行。故曰：便于橫議，而不便于忠謨也。奸邪隱忍，笑罵可以錄人，好官可以自我，得行其固寵之私情，而正直難進，易退，一去為高，故曰：便于奸邪，而不便于正直也。閹宦多智，緩急惟其所用，德怨可以自錄，得以馳騁其漁獵之巧計，而君國受其豐蔀，釜鬻日隔，故曰：便于閹宦，而不便于君國也。皇上堯舜中天之主也，豈其見不及此，而覆轍是尋，旨之錄內頒，錄閣票疏之有留中者，與無留中外庭，不得而知，惟皇上炤登內降，盡停嚴杜，旁

落之漸，章疏悉下，蚤疏壅塞之端，君曰都，臣曰吁，元首喜，股肱起，則堯舜再見于今，而先帝亦快心于九天之上矣。是道也，握柄在君，而臣工實相成之，發票有薄，疏入有揭，閣臣無有一事不真知者，是在潛圖之而已。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待人已用，政已行，而施挽回之術，豈能有濟。所謂格心，從其機微處格之，如事有一不錄，閣擬者，則執爭如疏，有一或留中者，則謂冲主聽，則天錫必曰：此非幾也，不可遂也。即前事未必回，而後事將漸杜矣。相臣不于此處用精神，恐習慣如自然，格于何格，如神宗末年

之故事。豈成其爲顧命之元老乎。豈惟閣臣亦不能望于部院焉。君道以聽言爲貴。臣道以行言爲職。閣票發抄。則聽者止矣。君道盡矣。斟酌其可否而行之者。部院是也。邇來覆者十一。寢者十九。言路有氣焰之人。則覆同氣多贊成之力。則覆而孤忠自許不與俗同者。槩束高閣。言官各抒一得。豈盡嘉謨。豈少嘉謨。祖宗立法不肯獨斷而猶必待酌覆。良有深意。堂堂大臣何嫌何畏而不一分別之也。不然。上習見夫閣票未必一一施行。且謂內旨爲無妨。留中亦無損矣。部院得無咎乎。或者曰。議論不一。題覆爲難。然臺省以雷同爲戒。事機以互

叅而精。言者自言。行者自行。政不相妨。誰其執一。然臺省不在息上殿之爭。當求下殿之和。下殿一歸于和衷。鹽梅共調而成味也。玉石相合而成器也。聖上勿厭議論之心。部院亦無稽天言之理。其所全者大矣。猶未也。今日之起廢。揔當年之骨鯁。正言留而不報。雷霆迅而不測。沿至今日。萬煉彌堅。聖主實嚴彈之內。臣亦畏忌之。朝紳將稟度而受成焉。必其言準行繩。不流不倚。毋爲人用。而分左右之袒。毋主先入。而開囂競之門。正色立朝。巖巖泰山。喬嶽方足以砥中流。而鎮雅俗。倘不其然。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毋論牛李之無益于人國。

程蘇兄弟皆一代正人君子。稍以意見，遂分維蜀之黨。宋室卒至不救，亦可為殷鑒矣。冥鴻初入鵷班，人方快覩祥麟威鳳，回思神宗三十年光景，願諸賢嘿挽而陰維之也。神宗倦勤，貽禍非淺。我皇上嚮慕堯舜，必不肯以內旨留中為宵人作奸之地，然而防微杜漸，不覺過計，憂盛危明，誼不容嘿，即犯中外要人之忌，以此身為斧鑕，亦甘之矣。

近時有兩大事疏

任 僕

我皇上不世出之主也，從善若轉圜，風霆不竟日，處昌言不諱之時，猶隱忍而不盡，是以言莫予違事。皇上也不忠，滋大臣是以不敢不言，臣接邸報，伏覩聖旨，今後條陳時政六科查係本科職掌，十三道照建白牌例，集議具題，又伏覩聖旨，照拾遺例，科道公糾，曰集議曰公糾，此省議論一事權之要着也。臣以為政賴此，不省不一者，盡事理之變，而窮彌縫掩飾之門，不必省不必一也。言官言事，自其職掌，儘有無言責者，越俎而肆浮談，寧不可省而必省之於言官，獨不鑒於崔魏之日乎。

稱功頌德附和隨聲然後惟所欲爲無復顧忌其漸不可不慎防則言路仍不可不廣也臣又接邸報伏覩聖旨錢謙益會勘日久推諉不結着法司一併究勘擬罪速奏夫自溫體仁發難而後斥者斥罰者罰遂相戒莫敢言又自有滿朝皆黨之說亦遂不敢獨言謙益事蓋即持事理之平終疑是謙益之黨也然惡其爲謙益之黨終不敢不持事理之平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之法也法公於天下則持法者亦必準天下之公議而適於平竊按罪謙益者不過因千秋之關節耳而曾經發遣則千秋已無可加之罪謙益又有可擬之條乎一

發遣一罰俸法如是足矣取已結之案必欲重翻則關節之較媚璫輕重分矣又何法以加媚璫之上也謙益之應否枚卜自聽上裁而必欲以法外之法曲錮其終身廷尉持平之謂何且請就體仁之疏平心以折之乎其云但聞錢千秋之脫逃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又云無處質問遂致註誤此臣罪之不敢逭者夫體仁召對時所恃以談鋒倒峽排斥諸臣者已不覺爽然自失則此段葛藤儘自可了况一曰不知再曰不知則無一非其所不知矣陳所不知於君父之前一認罪便可結局又何不可以曾發遣曾罰俸者結謙益千秋之局乎其詞

曰昔日之招雖曲爲謙益解脫猶成於司官之手夫既已成於司官之手則原非出於謙益之手矣。獄貴初情已足據而猶不足據豈必出體仁之手而後快乎。又其詞曰前此三面對質尚多隱情今止憑千秋一人之口又先受詞於謙益寧足取信夫今日一人之口既不足憑則前此三面對質應堪取信矣。一人三人俱不足信將於誰對質而後信乎。必轉而憑體仁一人之口乃足取信。又惡用會勘會審爲也。且體仁一人之口又憑誰對質而遂足據乎。既曰盡爲諸臣徇情植黨之具。又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九卿科道盡諸臣也。必欲以黨之一字先箴諸臣之口。以必徇體仁之忿怒睚眦無乃太甚乎。此真失平之論。不得不拈破以佐平明之理。臣於體仁謙益俱不識面。母又指臣阿所好也。總爲用舍之關於一人小是非之關於天下大。淆一時之私是非其關小。而淆千古之真是真非其關大。故願皇上獨斷以息議論之紛。勿使借法以快一人之憤也。臣言出禍隨知必無補。亦姑以此質之公議。惟皇上裁焉。

羣言不獲回天羣瑞不堪四出疏 李曰輔

臣伏覩 皇上御極以來乾朝惕夕罔不式玉式金為

律為度邇者一時而遣用內臣者四又一時而遣用內

臣者五是非兵機則要地也接讀邸報徬徨日夜將伸

紙吮筆仰叩天庭維時羣臣論列文章臣衙門亦有公

疏謹恭默肅將以待如環之命不謂登島陝西又有兩

瑞之遣羣臣爭之 皇上拒之羣臣爭而翦諸萌 皇

上拒而滋之蔓於以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望啓水火

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小臣不敏

罔測聖衷恭釋明旨曰酌用內臣自有裁處不必過為

疑揣有如今日舉動寔出常情臣民疑乃益甚揣且滋多或曰皇上憎遠臣工而委政於近習之手天下事寧堪一擲或曰是舉也非皇上意也喋喋羣言寔生厭惡於是乎遣用益多以短言者之氣恐言者氣短宦者罔張矣且奈何或曰此輩小忠小勤皇上信之遂以此輩為可大用惟踈齧是駕何計敗轅或曰此輩耽耽各營善地兵糧邊圉夫固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內出之旨有虛日乎或曰內臣柄用非用內臣內臣用皇上耳皇上聖主也此輩烏敢竊用此所謂乘其高明也至於高明見乘乘之者持之有故為所乘者信

且益堅於是乎牢不可破而天下事乃壞於此輩之手夫此數節者天下疑揣之情也毋乃以涓埃之微測淵嶽之度雖然既示之疑矣烏得不疑既開之揣矣烏得不揣昔者漢高不事詩書之主也七國之事印鑄促銷至今誦之曰豁達皇上聰明典學其今古握兵之官豈不稔焉漢之季也宿衛郎兵宦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軍宦官主之勢重不反以及國祚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在本朝亦有王振竊弄神器貪遠功而弛近備已已之變振之肉其堪食乎夫猶是祖宗之往事若逆魏之事又皇上所親擊也不軌之謀發在旦夕匪賴

皇上神武安有今日。然且需以時日。布以機權。然後執元惡而殲之。蓋除兇若斯之艱。則何也。近習之人。處地近而結根深也。地近者密移。根深者難拔。又假之以利器。逞之以野心。後雖收之。非易事矣。太祖高皇帝有訓。凡諸內臣無預外事。事孰爲大。三軍九賦。况可假乎。世宗肅皇帝盡撤內臣。使毋留鎮。鎮猶撤之。况機務事。權歸掌握乎。皇上龍飛之日。亦嘗盡撤內臣矣。曩何以撤。今何以遣。遣何以多。母亦謂軍帥不武。庚癸時呼。不得收外臣一臂之用。以爲兵機國計。非內臣不可。頃聞長山之敗。王應朝踉蹌而入關。托病卸事。夫其伎倆。蓋可知已。耕問奴。織問婢。兵農邊腹。屬在羣工。爲其事。責其成。敢有不率。如或墮廢。國有常刑。誰敢不共。譬如弋不獲禽。還整其繳。釣不獲魚。還理其綸。未聞聾聵。修聲而朦聵。司火也。無益於用。紛擾滋多。臣故曰。是可以已。今凌城已墮。虜騎雖返。彼奴者狡。非窮遁也。亡羊補牢。正在今日。今日之急。選將爲先。皇上不於此時。築黃金之臺。以招頗牧。乃急急璫臣。使優游而坐。踞關門之席。安所濟於安危之數哉。皇上幡然盡收此輩。以復掃除之役。明示天下。於以消其疑。而釋其揣。在事諸臣。忻然知皇上之不匪棄我也。相與展布四體。益勉

乃心誓不敢以虜貽君父是乃以微漸之防收磨礪之用也。天下幸甚。今日之事在朝羣工皆知不可。乃二三閣臣一言不及。或者居中調劑機有密移若猶未也。皇上且謂密勿之臣尚無言矣。諸臣何知分遣之使所繇頻也。揆地一言勝諸百喙。臣故願閣臣作桑榆之收。且閣臣呼吸帝座有機必先。先而維之內臣不出出而持之。何至於三。雖然期期之口。今猶未晚。天末小臣寔翹足焉。

遵旨回話疏

湯開遠

臣以江右腐儒每念人臣以身事主。凡力所可爲皆當盡瘁。心所未安皆當入告。司理拜命之後。冒昧披陳。皇上不即加斧鉞。猶寬以回話。臣若懼于嚴譴。支吾掩飾。取具文以應上。負明主。下媿臣父。其罪滋重。迴環累日。不敢不以實對。臣聞聖人出而萬物覩。勞臣勸而敢治成。今日諸臣事如天如日之主。靡不策勵以從而時。事孔棘。補救良難。跡蹠自命。望誤亦有。顧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按。亦有情可原。皇上若不過以勞準。罪以情原。則天下愈惜其勞。反忘其過。傷其情。

并疑其罪。究之。皇。上。議。過。不。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蓋。綜。核。太。過。則。要。領。反。捐。懲。創。太。深。則。本。實。多。失。往。往。主。以。爲。宜。詳。宜。更。新。之。事。又。臣。以。爲。可。略。可。仍。故。之。事。朝。所。爲。絀。辱。擯。棄。不。可。愛。之。人。又。野。所。爲。推。重。愴。歎。不。可。少。之。人。夫。臣。與。主。異。意。野。與。朝。異。議。如。此。而。欲。天。下。治。不。可。得。也。臣。初。入。仕。途。于。功。罪。諸。臣。非。所。素。習。偶。讀。邸。報。心。有。未。安。敢。陳。一。二。而。近。事。槩。可。知。矣。如。原。任。薊。州。兵。備。道。僉。事。左。應。選。是。矣。自。奴。酋。突。入。內。地。州。邑。披。靡。應。選。以。昌。黎。知。縣。率。土。著。持。白。挺。首。挫。奴。鋒。旋。擢。司。道。

誰曰不宜。今竟以賊擬則甚矣。掛號遂爲染指。功狀翻爲罪案。危勞盡泯。偶誤重懲。淹禁擄掠。志摧身辱。皇。上。留。意。封。疆。于。城。池。失。守。者。既。不。少。寬。其。罪。而。扞。禦。著。績。者。又。不。少。念。其。功。諸。臣。又。安。所。適。從。哉。時。急。則。巨。萬。可。捐。事。平。則。錙。銖。亦。較。向。使。昌。黎。不。守。同。于。遵。永。又。不。知。費。朝廷幾許。恢復幾許。金錢。又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認罪而不認功。此人臣事也。記功而不記過。此。聖。主。事。也。墨。吏。之。侵。欺。當。懲。勞。臣。之。昭。雪。宜。蚤。臣。之。所。以。爲。應。選。請。也。如。原。任。科。臣。馬。思。理。道。臣。高。倬。是。矣。自。草。場。變。生。不。測。兩。臣。狂。奔。盡。氣。無。救。燎。原。如。以。責。膺。巡。視。

則薄罪已足更欲以他弊論則甚矣時值濕熱攸煌豈
曰人爲管事浹旬徒薪亦難猝辨緹騎並下行路永嗟
國家設臺省諸臣言責原其專司差務特其兼攝今
變出意外便攖重譴將來諸臣盡龜勉以營一差而簪
筆竟可無問言路亦可無設矣軍國有大利害大是非
又誰爲 皇上熟計而言之者虛言責之害百倍于差
委乃以彼易此哉今歲雪雹見于盛夏地震告于京圻
草場不熱自焚或亦彼蒼示警 皇上不寬刑薄責嘿
示修省猶令諸臣嚴鞫長繫文致不已大非所以迓太
和稱善事也人臣事主不敢悔禍于天 聖主回天何

妨引過于已廣開三宥之仁或收一鳴之益臣之所以
爲馬思理高倬請也如原任宣大按臣胡良機是矣按
臣受事一方勞怨交聚况在岩疆乎良機兩差宣大例
屬破格非 皇上嘉其練習當不至此乃終從禡革則
甚矣殘冊之不出按臣署也監視不昧本心業已再疏
申言前奏偶誤而天聽彌高輿論徒惜邇來臺臣敘擢
京堂 皇上每其難其慎若以俟之績懋者良機累歲
衝邊不獨綏民飭吏兼之詰戎禦侮又日置身于艱危
百出中即不敢言績懋亦庶幾匪懈矣量轉未能三禡
隨之又何以信明旨而鼓諸臣以策勵也臣每慨朝廷

分職各有司存。撫臣司撫，按臣司按。一遇地方有異事，罪竟與同科。錢糧查勘，便須實報。有則言有，無則言無。每緣冊籍偶訛，坐贓遂成定格。亦事之大不平者矣。良機自愛其昇，已經聖鑒。而故物未復，忠猷莫亮。豈成命終難反汗耶？父母之于子，歡愛怒笞，有何成心？其間哉。功深持斧，恩待賜環。臣之所為良機請也。如原任監兌主事吳澧是矣。京邊需餉日亟，吳澧宵旦河干，不遺餘力。運弁稽限，量行戒責者，為公非為私也。乃禡革之反，欲窮治之，則甚矣。今催運之旨迫如星火，而運弁積偷鮮恥，稽誤習為故態，戒責亦安為舊套。若復頻恃叅罰，

有不勝叅者矣。其不勝叅而又叅之也。皇上亦將厭其煩，其不勝叅而遂不叅之也。運弁且益甚其玩。將來敗壞漕事，殆不可言。皇上拊髀而思，頗牧臣以為宜破格遴選。或于文武世廕中，拔其父風未墜，死綏有志者。若一種統袴之子，納級之吏，無當鷹揚之選。徒長鴟張之氣。近日司官劉呈瑞，又以運弁橫辱告矣。輦轂之下，尚且如此。况其他哉？兵驕易譁，將驕亦譁。乃兵驕則為兵易將，將驕則為鎮抑撫。然勇于譁，怯于戰。又安藉此驕兵驕將為也？急不得其舉旗之功，緩不得其飛輓之用。等耳。國儲萬不容緩，允臣決難過求。又如原任僉

都御史易應昌其持平功罪臣不敢更爲贅自遣戍越西上不忘君父惟言臣罪當誅生不入里門竟以臣身叨法終歲荷戈兒童亦泣又如原任左都御史陳于庭其摠憲功罪臣不敢代爲悉舊巡方江右興革之間地方多賴其利激揚之際屬吏難干以私一朝革職風紀無光此皆臣心所未安不敢不以入告者也臣更有說焉皇上與治同道事必法祖臣不必遐稽往牒如神宗皇帝歷年多治躋刑措試問當事臣一歲之中逮問者有幾人一月之內降奪者有幾人至錦衣禁獄殆于圜空然而職修事舉歲登人樂餘威及于殊俗如虜如倭如疇如播無不摧亟殄滅豈當日諸臣盡精勤今日諸臣盡靡敝哉則以皇祖執要敦大諸臣無虞觸禁而老成旣重爲眷留踈逃亦不輕言棄斥愛惜工采一念令人欣欣欲舞鳩功則感戀之報重于懲創者也四十八年太平景象有由然矣皇上誠切紹庭陟降之思存同堂股肱之視一以皇祖之心爲心則功罪重輕自無不當而雨露雷霆莫非聖造矣

臣聞從來聖帝明王磨礪臣工以戡定大亂者惟此賞罰兩者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猶無賞也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猶無罰也賞罰無分別于是諸臣之不肯做不敢做者罪而肯做敢做者亦罪甚且肯做敢做者較不肯做不敢做者之罪更重賞罰俱濫勸懲無當如此而欲磨礪臣工戡定大亂者雖堯舜復出不能也如臣前疏所稱沈綮練國事玄默吳姓豈非建牙所稱肯做敢做者哉皆先後以罪去今吳姓即議留而鑄秩不免從來無誦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聞

遵旨明白回話再瀝血誠疏

湯開遠

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級。至如王朴、恇怯暴著、聽虜飽颺、猶得與吳姓同處分。傳之史冊、不大爲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肖做而罪輕者、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閔辦寇者、如秦如晉、或本無賊而致有賊、或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宴、

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

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極輕。如練國事、玄默承大壞、極敝之後、且以掣肘之畫、空拳之搏、極力支撐、無救燎原、何以處分較前更重。臣嘗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者一、逮撫臣者一、禡撫臣者二、甚

至巡方與撫臣並論而并逮、兩按臣又甚至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禡奪一、南樞臣若道府州縣之逮禡議罪者、又不可勝紀。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有一誅且逮問者乎、不特帥臣即偏裨、有一誅且逮問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罪不止于不肖做、不敢做者、皆可置勿問。及至議處、不過一降級戴罪而已、名曰處分、與未處分等。然則帥之不肖做、不敢做者、直謂之無罪可乎。又安有輕重可言。是皇上于文武兩臣、委任同、責成不同、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而不獨寬者、猶是獨寬也。嗟嗟諸臣、肯做敢做、而罪重者、獨一撫臣乎。臣任

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爲。皇上陳之。按臣曾倜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餘金濟師。至料理防河。即瑣細事宜。亦與臣手札往覆商確。值玄默蒞任。覃懷方叱馭歸汝。原無纖毫失事。亦未悠忽當寇。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于背。猶親率五十騎馳救武安。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司道矣。又如知縣史洪謨。作令宜陽。寇從澠池突至。幸本官偵備素嚴。無敢薄城。聞今歲六安州城之全。本官力獨多。士民見之。公揭科臣入之敘疏。坐今禡罪。終擯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州

縣矣。如寇連年出沒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抒忠慕義。夙夜登陴。又蠲金八百募兵堵禦。其父已矣。其子昇延代爲丐恩。皇上即慎重卹典。何至并其子之官職而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又如銓司。惟雜職弊孔難清。臣鄉吳羽文。極力搜剔。致刀筆賈豎。闕然而起。羽文略不爲撓。乃以起廢一節。上干聖怒。羽文覆奏。即云詳慎。所以用舍聽之。皇上何敢專指某當用。某不當用以市恩私。乃長繫深求。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部曹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且失。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

按臣也。失事諸臣當自爲不遺者矣。臣以爲皇上不留意分別。故廷臣亦無分別。一下之銓部。即議罰議降議革矣。有旨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乎。一下之法司。即擬杖擬配擬遣矣。有旨執奏曰。此不當以司敗之法繩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冰兢功令。不過舉失事情形。據實上聞。有誰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着數。一一分斷爲。皇上告乎。非諸臣之不肖爲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分別之爲愈也。所以地方失事。日有銓部議處。司敗議罪。按臣議糾舉。而于蕩寇

安民絕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在分別之賞罰乎。臣聞盛明之世。畫地爲牢。可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切。見纍纍被罪諸臣。其賢者安意對簿。不復以褫逮爲辱。而不肖者。妄相比擬。引重無復。自艾自奮之心。正以夷蹠同囚。而責育孀婦。並論也。夫賢者不以褫逮爲辱。而不肖者。且以狂狴藏身。將使士大夫行誼日非。廉恥俱喪。人品與封疆兩盡。可不大爲寒心哉。故臣亟以分別賞罰爲今日戡定要術。蓋有分別。則賞罰清。賞罰清。則勸懲生。勸懲生。而後有可留之人心。可鳩之功敘。潢池弄兵。不足慮矣。皇上闢門念殷。日修曠見之典。且欲登進

雜途廣行保舉臣以為皇上誠聽臣之言分別賞罰即今在廷在野諸臣儘足為皇上供任使供戡定如其不然即家辟一人人荐一士使滋情面而溷流品于以求治其愈遠矣臣又見近日推舉職方輒稱之人非乏人也皆視為罪府不肯做不敢做耳且年來銓司以累罪者踵相接也弓省矩下獄自殺又冤憤不平之極矣清朝有自殺之臣子徒令其父哭于途婦殉于室卒無有白其枉者六月飛霜皇上或未之察耳今李彬鄒毓祚又逮治矣夫銓司職方為文武趨集之處而奸徒射利亦復如沸如羹臣以為待訊諸臣果其身為也

國憲自難少貸若其叢借也亦亟宜昭雪還以故物倘漫無分別徒致深文更有如弓省矩之飲恨者文豈平明之理哉臣敢因分別兩字而并及之臣前後敘及諸臣皆溝中之瘠無足為納交地特以處分失平志士灰心關係治亂安危不淺且臣如不言又誰為皇上言者臣父子世受國恩而臣屢上封事輒蒙聖宥瞻戀天慈頂踵莫報敢寬卹緯之憂終緩從繩之論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採焉惟皇上留神省覽天下幸甚微臣幸甚

同時尚論錄卷之十

兼前

古吳蔡士順輯

序

馮少墟集序

趙南星

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恒非以聖人君子為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恒者忠信之人也故曰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非有恒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恒可以為君子以至於聖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恒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為

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旣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局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真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中也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人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卽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戴之天。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

辯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聞而駭之。以爲妖言。夫吾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懦詭妄誕之徒。爲斯道蠹。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真能學聖人者也。是真能爲君子者也。是真能使天下人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修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真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洋洋秩秩也。瓏璽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

鄒爾瞻文集序

趙南星

余自客歲之春。起家田間。繇郎署而爲少司空。以身與世衰。無意再出。時爾瞻先生先起爲御史大夫。數貽書相招。今年冬勉出。至京城外。暫憩天寧寺。則先生杜門上疏求去矣。乃悔其出山。意鬱伊不自得也。明日先生與高存之來。余望見先生。幅巾深衣。飄然偉然。入門相與道故舊。余覺此身猶在山林之中。雲霞之上。忘其鬱伊不自得也。先生判不肯畱。余亦不復畱之。先生乃出其文集。屬余爲序。先是安節吳公曾刻先生之文。見寄先生有作。每寄我山中所見已多。獨未多見其詩耳。流

傳既久，諸公論贊之備矣。憶昔癸未，晤先生于天津，作長歌贈之。今四十年矣，非惟其時不能知先生，卽四十年間數相聞問，未若天寧寺一見之知之真也。先生誠難知哉。方其弱冠，通籍于言，不諱犯宮隣，金虎之勢，遠成夜郎。幸而生還，游歷榮要，復以直言再貶。天下之人皆以先生剛者，而不知其好學也。剛而不學，僅足爲氣節之士耳。及其歸而求友，聚徒著書立言，闡明聖人之學，人皆以先生好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仁也。今仁已成矣，仁則靜合于太空，而動緣于天倪，不見其剛，安有氣節。淳古既遠，中庸鮮能，世所謂豪傑之士，大都皆厲氣節爲名高，謂爲極則，事以終其身。此先生之所稱而不屑也。夫氣節未可卽謂之剛也。惟剛乃能仁，惟仁乃能剛。公固渾渾乎其若嬰孩也，坦坦乎其無町畦也。惘惘懇懇乎其引人于善也。今上冲年踐祚，正如神宗

乃中外多故，時事艱危，非復昔之太平。設有大臣如江陵者，更爲可虞。先生豈能容默而已哉。先生之道德，自足以不朽，何必以文。惟其林棲多年，故得以爲文耳。然古之聖賢，未有不能文者也。不見夫龍乎，與天地同德，至剛也。代天育物，至仁也。而體被五彩，興而爲雲，爲卿，爲商，倏變忽化，無攸不有。何文如之。先生自名其集曰

存真真也者神理也此與天地終始者也余初入京塵先生集會有事于慶陵乃以暇時命筆陶淵明所謂別後相思之資也若夫先生之所以去則太史氏自能載之矣

王岡伯銓曹紀要序

鄒元標

銓曹自庚寅後人人自危後先逐者山澤纍纍諸君子時不無快快曰我輩佐冢卿一意奉公不敢走仄徑意未嘗負人國何至空司而逐海內方隅幾許英賢鍾山川奇靈幾許何當此消爍為不佞告之曰君等休矣老僧告子瞻曰世所忌者子瞻大官耳二三十年間富貴爍火電光空落一生出世子瞻遂悟深證名理世豈能錮人人自錮耳竹影松榻間不負時日九淵九泉亦自驤首玩愒肯日即都三事亦屬沉埋且不奉命承教吾黨與有過焉不如是不足醉媚嫉之心而消傲蹇之骨

諸君子不以余言為迂，而岡伯為甚。近岡伯以銓曹紀
要書寄至，欲余序。余受而卒業，凡自冢卿及諸司卓有
聲猷，而事閑國是，銓宰一心播棄人才，詳載亡遺。岡伯
意蓋曰：世受國恩，先公有熱衷而未竟，我有葵藿欲藉
一官，使海宇賢才蟄者蘇，鬱結者奮，庶幾報君父萬
分一也者。遭時不偶，淪躋空山，似河之清，人壽幾何。目
覩諸君子行事，稍一為紀述，庶幾後來者有所法戒。已
往者如生之日，吾雖奇蹇一時，心吾心者，猶吾之委蛇。
皇路先公九泉，亦必爽然。此岡伯心也。余于岡伯孝廉
時，僅一識面，知其抱負雄奇，不減弇州先生。茲書成，弇

州先生有光，又不減龍門世史已也。岡伯可與立矣。憶
余為郎，猶得事楊海豐。宋商丘楊博大有容，啓事頗多。
商丘精勁，而以瘁薨。其後如孫清簡、陳恭介、陸莊簡、蔡
奉新、孫富平、楊端潔，皆世推鼎呂。然上饒當相臣去，就
未定，故得優游在事。餘皆不得安其位，墨墨去。獨孫富
平疏鳴不平，上卒鑒其忠，再召之。然竟不得志去。冢
卿者，各司之表，各司者冢卿之幹。幹強則表榮，表端則
幹植。聯絡一體，相為榮悴。冢卿既不安其位，何有各司
諸君子，奈何不逐不老且歿也。答三楊在事，西昌冢卿
十八年歸老澄江，猶賦詩有未竟用之嘆，使其覩今日

蒼松翠栢，亂落深菁，明珠碎璧，擲棄道旁，感嘆不知何似。又使起西昌鹽城三原而在，今日挽回，又不知何似。余不無遐思焉。余又惟銓政故有摧之者，亦自摧也。世法無常，我有常，無常者變，有常者卒不變，使人各守其常，可生可死，何有一官庶幾澄清有日，顧人各有意，不能盡如吾意者，十常八九，然賢哲何代蔑有，使各手是編而監，今追往，罔伯雖不得握柄一時，而執銓曹之總，有典有則，功在世道者宏且遠矣。誰謂山林無政哉。

湯義仍謫朝陽尉序

鄒元標

義仍故一代才士，陸沉孝廉，癸未始第進士，余在掖垣，欲識其人，會譖義仍者曰：是狂奴，不可近。余心疑而過之，義仍從榻上起，攝倣衣冠禮我，立談間，抉肝洞腸，余心喜。余未幾調南，義仍選太常博士，義仍日無事，獨垂簾探古圖書，謝絕賓客，間啓扃，與余往來，余日夕與之探奇訂訛，似不可以一時士方之。方陟驗封，旋請告歸，義仍留南數載，當得推擇給事御史，又選郎，故義仍知已。欲引義仍為重，而義仍以長書謝，不欲給事御史。欲得南郎署，于是徙儀制郎。余起家之任，義仍以隻雞斗

酒逐我燕磯。班荆聯榻。眎管益加。瑟飾似有。竟于無生之旨也者。余心益敬之。明年余復謫南。義仍見余。喜不自禁。越兩月。義仍發憤上書言國事。觸忤權要人。上是其言。而中格。竟謫義仍爲粵典史。謫後又重罰言官。以爲護黨。凡與義仍交遊者。或欣或戚。欣者曰。義仍糾言官。言官復陰黨同事。上重旨詈之。是義仍言未始不當聖心也。且召義仍矣。戚者曰。昌黎一代山斗。潮州之行。竟不無少望。蓋士浮湛英華。多所暢。少所抑。其性然也。義仍今之韓子。尉與刺史。名位相懸。得無少望耶。此皆非知義仍之深者也。方義仍之上書排闥。此身皆其度外。寧計其他。余獨喜者。義仍志性命之學。茲固堅志熟仁之一機也哉。夫貞松產于巖岫。固蒼然翠也。然非霜雪之摧抑。雷霆之震驚。則其根不固。而枝葉不能不凋。義仍幸勉之。寧爲松柏。無爲桃李。寧犯霜雪。無飽雨露。俾向之燁然。可驚可愕者。斂而若無。若虛。斯非上之賜。而余所深望者哉。若夫跳叫際。眈登臨。賦詩自寫。其抑鬱無聊之氣。非余所知也。粵多遷人。孫比部爲尉。且六年。所楊給諫爲尉。且一年。遷客相逢。椰酒自勞。爲我致聲曰。主上聖明。國事可爲。行且召公等。其何以報上乎。

叅知姜仲文入賀序

諱士昌

鄒元標

仲文先生弱冠以雄才登上第稍稍委蛇立取華秩而
 先生寂然自守官民部十年十年中一監徐州稅惟清
 惟公宿弊若洗先生最好譚說國家利弊分別賢奸若
 水火黑白不相入交戟內目攝之推擇為關中督學使
 者壹以迪德厲行為首務彌節各郡邑坐堂皇召諸生
 勸懲有差人各不爽又不借耳目學博諸有司吐舌謂
 先生神明何得此徒畿輔叅知以讀禮歸十餘年始起
 補江西掄驛傳事西江故瘠土而自鑛稅役與郵傳騷
 屑民不勝扼楚莫可告語先生至下令隻馬輕舫即各

守土臣不白不得行諸虎而冠者聞先生名咋舌退民始有寧宇已又署學篆先生又志在闡幽顯微故諸先賢宜祀瞽宗子孫貧不得請者先生必祀諸耆宿碩儒表表士林者必祠後人零落不振者青衿必世聞一善政必行聞一不善去必力忘身奉公根自天性蓋先生裋身粹白學有淵源既以懾服羣心宜其所至建豎卓犖非世所能彷彿萬一者而先生以入賀行鄒子于先生爲心膂交屏跡衡杜久無能握手江介言別敬致聲先生曰入賀者古今以金鑑爲美譚後世豈無效嘖者然史不傳載蓋曲江得君專行政久故史臣樂頌

之然曲江懿美不盡在此先生遠臣也業在坤之六三矣乾道方亨九三與九四一曰惕若一曰或躍矧世當坤道美而不敢彰也爲不敢有也是先生今日事先生業以卿寺推者至再至三倘上翻然悟先生可大用所謂或從王事知光大也于先生何有先生行矣善爲吾道誌脊西江能久私先生哉

張陽和文選序

譚元忭

鄒元標

清江令張肅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曰此先大夫生
 平心神所寄簡裘煩重願更定以傳子與先大夫辱在
 心期惟無讓予思與公度星沙公先一日登嶽麓去予
 後公一日宿古寺觀公詩淋漓壁間次韻急歸慰吾母
 意謂劍合有期乃公再出元標乞歸舊隱公遂為古人
 兩人徒書牘往來今復從故牘中擬公嗟哉元標杜門
 旬日凡公所譚學者碎語尺牘亟收之而所闡揚忠孝
 節烈事亦並收不遺公志也昔人有巨魁者曰志不在
 溫飽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何自公自登第後所至求

友汲汲皇皇若擊鼓求亡子聞一言當于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爲己辜不難以其身爲百姓請命公何心哉真以斯道爲己任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極致此公學之崖略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譚學江陵時難華亭時右名理卽以理學爲窟宅朝登講堂夕踞華要江陵時禁錮斥逐殆盡世且爲波流且爲茅靡公亭亭孤騫至冒江陵誚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大行天下爲憾不知古人不得志獨行其道道無窮達也昔有大臣善鑑人者觀舒文節未第時曰子今之文毅旣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忠孝

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爲秀才時作賦弔楊忠愍登仕未幾上書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兩上書叩闕鳴太僕公寃心可剖血可枯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卽古忠孝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爲言孝也忠孝立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傳也無疑往予聞先輩論學謂夫子言仁子輿言義橫渠言禮新建言知今當提信字此皆謎語也夫道猶水然溟渤汪洋不測一勺之水亦具全海言仁而義禮知信畢具語一德而四德渾然天下寧有無仁義禮信之良知乎顧譚良知者多憑神識爲

家舍。王汝中氏發揮詳明，公羽翼汝中如兩軫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汝中以之不言而信，則公其人矣。嗟乎！予自立朝，覩紹興多貞純不二心之儒，與公輩同心同德，以闡繹聖真，近復名儒班班輩出，如公冢嗣肅之、兩令劇邑，以循良著，行見新建之學，浸明浸昌，夫孰謂種桂穀於地而弗生生也者！新建之傳，藉公等無涯哉。

康齋先生語略序

鄒元標

丁巳秋，舉青原會，少叅吳公持新編康齋先生集略，言於衆曰：我國朝以學倡者，康齋先生。先生一傳新會，再傳餘干，俱易名從祀。吾道吐氣，顧其師寥落，似於報稱之義未當時。或以先生有爭田訟，不宜見知，石亨爲疑。不知先生於諸弟子來從學者，率之力耕而食，未有田也。而奚訟好，是懿德。凡人皆有石亨知先生薦先生，未嘗有求於世，何於太儒過之深也。鄒子曰：公以陳胡二先生謚與從祀也。于陳王二公有加乎，而吳先生之不謚不祀，嘖有煩言也。亦有損乎，曰無。曰然，則予等當從。

不加不損處理會更不必從世法上度長挈短。一從世法論。俾世之學聖者於形跡上比擬。而聖人之旨荒矣。且予自幼聞先生訟田也。以弟鬻祭田。故夫士大夫無故不鬻祭田禮也。先生秉禮者也。卽訟非過。而文清在大理。一內使掾薦曰。南京好官。惟薛卿可以。是病文清乎。夫人之精神映照百世者百世。千萬世者千萬世。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學如先生。俟不惑可矣。二程從祀後。春陵繼之。朱新安祀久。李延平近始舉行禮樂。必待人而舉。公無爲吳先生過計也。

壽海門周公序

諱汝登

鄒元標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性之性也。生生不息者也。文王緝熙敬止。詩詠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釋之者曰。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無二。無雜。卽惟精惟一之旨。無間斷。卽允執厥中之謂。然此俱非人力可致也。天之付我者。本自至純。本自不已。在人覺不耳。人妄以己意穿鑿其間。愈馳愈遠。堯舜周孔之傳不續。於是天不忍斯道之晦而弗明也。則挺生諸大人以覺之。宋時諸賢如濂溪周子。明道程子。象山陸子。我明有白沙陳子。至陽明王子而大宏。學亦浸昌。浸明。莫盛

于西江。越莫盛吾吉。自王公沒後。紹興賴龍溪王子衍其傳。然海內疑信者過半。龍溪氏往。予嘗以失傳爲憂。乃天復挺吾年友。嵯縣周子繼元。周子於仕在時。詘時信之間。視龍溪遇則過之。於學則與年俱進。眎龍溪不敢向人開口道者。又過之。周子蓋非特有功龍溪。實有有功新建。不但有功新建。斯道果有正鵠。且有功斯世。周子年七十矣。先是奉上命。晉太僕少卿。例得引年。周子宜必有疏。予謂今都三事者。皆八十餘。三朝耆舊。周子卽疏不得請。宜尊君命於禮爲恭。祁太守某公門人也。率諸同門爲祝屬。予致辭。予思一別公計。廿未得。

促膝同君心得。然吾輩向道者。眎年華遲速。則惕然懼。知道者。眎百年如晝夜。浮雲往來太虛。何能爲公祝。惟是昔文成一爲南鴻臚卿。一爲滁少卿。皆以學與諸人士提唱。至今餘響流布人間。公常一爲南尚寶。焦翰撰致書曰。周符卿在留都。如李光弼臨車中。旌旗改色。其鼓鑄人如此。今復之滁州。曾記文成在滁。語門人曰。予近遭謗。實覺前者皆鄉愿意思。今自入滁。實無鄉愿意思。在所至得謗。陽明先是多以爲善去惡。一語接引人。至無善無惡。一語透徹殆盡。今南中闕無善無惡。一語不遺餘力。予嘗不量螳臂拒之曰。一到家語。一發仍語。

此兩塗也。今公之所以引人者，將如何為計？還復有鄉
愿意思在否？今去龍溪之年尚遠，天不忍使斯世斯道
之情無所屬也。壽公一人，乃所以壽千萬人。俾人知天
命本自不已，日躋於純，吾知公之壽無涯矣。詩曰：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請以是歌於醉翁豐樂間。君得無南望
曰：吾友爾瞻，遠在青螺白鷺間，未知予等之樂只也。

萬曆奏議序

顧憲成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
持祿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則壅在下。幸而不肯言
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報，則壅在上。
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二者皆大亂之道也。
伏見我皇上聰明睿知方軌三五，然而御極以來，二
患遞見，何也？說者以為下不自壅，殆有為之止者然。上
不自壅，殆有為之下者然。邈下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
宣付史館，遂遷怒於執簡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
中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罪，不以言獲罪。至於邇

年且欲并耶報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變。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又足以發明我皇上之果未嘗有負於天下。天下之果未嘗敢有負於皇上。卒之伸者仍屈。暢者仍鬱。又足以發明致壅之繇根深蒂固。非一時所得而猝拔。宜乎論世君子。俯仰江陵四明之間。益不能不三太息也。予友采于吳子。自少承尊甫復菴先生庭訓。磊落有志操。既爲御史。朝拜官而夕抗疏。直聲大著。巡方之暇。蒐輯三十年奏議若干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路所不欲行於世者。悉付剗劔。予讀而有感焉。均比肩事主爾。容容者盡肉食

也。一夫慷慨。曹起詬之。不曰好名。則曰躡進矣。均建言爾。犯乘輿。躓者十七。犯要津。非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風聞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也。烏有者左券矣。愚誠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而旁觀否。諛訛于衣冠。而道路輿廝否。諱于大庭。而平旦隱衷否。譁于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於此可以稽世變。可以觀人心。可以卜士氣。可以參善敗得失之幾。昭往而惕來。采于之功遠矣。抑予更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繇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繇疑闇推之。其患

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爲。皇上獻求所以至於堯舜者。蘇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爲執政獻求所以爲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蓋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爲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太初鄭子聞之喜曰。亮哉。其究弊也。專而核。得拔本塞源之義矣。其責善也。普而公。得交脩共濟之義矣。率斯以往。天下直運之掌耳。夫何壅之與有。遂以語采于。采于曰。是固予輯是編之意也。

壽鄒南臯序

顧憲成

歲庚戌南臯鄒先生周一甲子門下士雲陽聲和曠侯暨其同門李懋明侍御乞予言爲壽予謝曰先生當今天下一人也。憲何足以辱先生。敢辭。侯固以請予。忽忽心動起而拜曰。憲不揣且願徼侯之寵。有乞於先生也。侯愕然。予曰。侯勿異。憲老乞言古之道也。先生行古之道者也。憲姑與侯商之。今先生之年非孔子耳順之年耶。而孔子於此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繼之曰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學至知天命至矣。知非尋常之知也。孔子又不云。知我其天乎。是故知天命。孔子以天爲知。

已也。知我其天。天以孔子爲知己也。夫然孔子渾身一天矣。渾身一天則凡百骸九竅無不感之。卽應觸之卽通矣。乃繇知命而耳順。還隔十年而遙。豈知命時尚有未順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一也。猶未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不慮之知良知也。不學之能良能也。所謂從心不踰矩者。蓋自墮地以來而已然矣。乃繇耳順而從心。又隔十年而遙。豈耳順時尚有未從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二也。猶未也。夫人之有耳。猶其有目。有口。有鼻。有四肢也。一順則無不順矣。而說者乃曰

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闢。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釋氏謂之圓通觀。耳順聽以神也。作如是分別見。然歟否歟。又曰耳順無復好醜揀擇也。試思好醜是同是異。同則何庸揀擇。異則何嫌揀擇。作如是顛預見。然歟否歟。此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三也。先生篤信王文成而又不喜襲良知二字。超乘而上。直與孔子相步趨。反而參之耳。奚而順乎。知命之果。奚而結乎。從心之因。奚而起乎。是有漸次乎。無漸次乎。無漸次。何以遞列而爲三。有漸次。耳順何以居知命之後。從心之先乎。先生日熙月緝。俯仰去來

之間箇中消息必有不離現在而了了者矣庶幾沛然而提命焉俾予得釋所疑稍望鞭影竭蹶而前并推之以告天下萬世是則先生之所為壽與先生之所為壽天下萬世於無疆者也侯喜曰善乎子之為乞也請得聞諸先生以報

英風紀異序

顧憲成

蓋鄱陽有廷尉胡公云而死建文帝之難被禍最酷攜李瞻山屠公嘗令其邑採風而得之不勝感愴已入為御史輒具疏首言之請行該地方有司建祠特祀株累在戍者悉放還鄉井及同時與難諸公一體卹錄疏上報可於是鄱陽令程君朝京備書而榜之邑前忽有旋風颺榜而上夾日迴翔自午及申或沒或見復還邑堂墀正中一時環聚而觀者凡幾千萬人莫不驚嘆此英風紀異之所繇作也會侍御公伯子觀攜而視予或謂予曰跡公一片精誠無不之也上天下淵無不徹也造

物者豈其沾沾焉。特以此示奇。而旌公。殆偶然耳。予曰。委是偶然。或謂予曰。當公之讀書吳王廟也。每獨坐。嘆曰。天下何時平乎。遂奮筆畫松廟壁。題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蓋宛然描出揭榜時一段光景矣。意其識耶。且侍御公一疏。原自鄱陽起。因其後文移遍天下。而英風之異。仍見鄱陽。若首尾應焉。意有鬼神焉。主張於其間耶。殆非偶然也。予曰。委非偶然。或謂予曰。公苦矣。若曰。吾殺其身。以及其家。及其族。又及其外親。而無救於吾君也。吾何以謝高皇矣。又若曰。吾無救於吾君。而人猶然被之名曰忠烈。

也。曰。乾坤正氣也。吾何以謝天下後世矣。公滋苦矣。使公而覩是集。祇益其痛耳。殆可無紀。予曰。委可無紀。或謂予曰。嘗考國史。初陳瑛請追戮周公。是脩等文。皇怒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喋喋何為。一日。閱傳。建文帝尚在。與諸逋臣為亂。瑛密以聞。因恣意羅織。蔓延無算。非文皇意也。比仁皇嗣位。遂行肆赦。至今皇新詔。尤稱浩蕩殊恩。作述同心。後光輝映明德遠矣。然則英風之異。非特為一胡公效靈。實為天下之為胡公者效靈。非特為天下之為胡公者效靈。實為列聖效靈也。殆不可無紀。予曰。委不可無紀。伯子聞而訝之。願

得一言折衷無爲兩可。予曰：謂偶然者，所以表感應之機。無常萬變而不測，謂非偶然者，所以感表應之理。有常一定而不爽，謂可無紀者，所以表臣子之於君父。不忍緣公家之急，成一已之名，謂不可無紀者，所以表君父之於臣子。不忍緣一時之忤，掩萬世之節。夫各有攸當也。吾何敢執伯子豁然起曰：觀也。於前兩言，有以識天人相與之際矣。於後兩言，有以識上下相與之際矣。請籍而弁其端，可乎？予曰：是惟伯子之命。

文文山先生集序

郭正域

文山先生以大廷第一拜中秘權學士，職在文墨議論，固得爲詩若文，以吐其胸中之奇。及筦樞密，袞金革，韋附注，獬豸孔棘，安事詩書，迨其走真州，過零丁，避土坑，折揚在前，斧鑕在後，呼吸存亡，此爲何時，而含毫腐墨，口不絕吟，母已大暇，豫乎議者以宋黜百家而顛門理學，文章比其亡也，空言不足以退虜，嗟乎，不得謀臣勇將而用之矣。夫國之存亡，天也。文山以使相空名，輦轂之下，席不得煖，諫不行，言不聽，請尸董，宋臣不報，條方鎮團結四事不報，疏賈似道要君不報，出而治兵，陳

宜中留夢炎阻之。李廷芝議殺之。觀兵崖山而諸將計沮之。先生之身百不當一。先生之志萬不酬一。顧諸臣壞之而先生救之。救之不得而先生死之。國事於先生何尤哉。夷齊且死。迺賦西山箕子朝周。興歌麥秀。周臣吊亡。悠悠黍離。屈平哀逝。隕命離騷。梁鴻出關。五噫長嘆。越石悲憤。登樓坐嘯。睢陽敵愾。聞遂寄音。忠臣義士。遘陽九而懷百一。往往因篇章以自見。其氣鬱其聲愁。使人撫髀而隕涕。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以怨。可以怒。怨則泣血。怒則請劍。能無言乎。夫文章之用。以關世運。苟於忠孝無取焉。即藉圭璧而組珠璣。以篇章

爲佞耳。所謂口舌之疴。曾不比於說鈴和鼓。今文則倣漢詩。則規唐。以先生所爲詩與文。參之似猶不得。俎豆于漢唐之間。然劉歆六藝國師。莽也。子雲符命。美新室也。李陵五言。仕虜庭也。陳琳草檄。效當塗也。之問龍門。諛牝晨也。右丞凝碧。迫僞署也。非漢唐之所爲。楚楚者乎。君親之義何居。人猶艷說而諷誦之。先生之文。顧存而不論邪。人情適意當前。則思如湧泉。志迫神沮。則意若死灰。况生死之際。而長歌曼聲。菁華琬琰。出之無意。沛然有餘。龍翔而虎踞。揭日月而轟雷霆。使人讀之。可驚可愕。可悲可憤。白刃可蹈。黃壤可生。真所謂齊死生。

一。歿。壽。修。身。立。命。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彼。其。目。中。未。嘗。有。虜。曾。中。未。嘗。一。日。忘。死。死。未。百。餘。年。而。虜。亦。亡。矣。虜。亡。而。先。生。之。詩。若。文。與。天。壤。俱。敝。也。彼。其。視。伯。顏。弘。範。如。蜉。蝣。野。馬。蜚。聲。權。榮。僅。足。以。供。其。詩。若。文。之。殘。膏。餘。瀝。而。發。其。曾。中。之。礪。礪。高。皇。帝。天。戈。自。淮。泗。起。為。萬。姓。請。命。指。先。生。以。叱。危。素。則。先。生。之。詩。若。文。固。聖。主。聲。罪。致。討。之。辭。也。燕。山。故。先。生。就。義。之。所。而。學。宮。祠。廟。則。當。時。樓。居。地。也。吾。鄉。曾。燾。徵。氏。為。郡。博。士。能。講。明。性。理。之。學。其。先。世。又。為。先。生。里。中。人。遂。梓。先。生。文。以。教。士。子。語。曰。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夫。所。謂。以。忠。孝。教。人。者。乎。

史侍御蓮勺效愚草序

郭正域

侍御史公入臺中踰年而所論列不下數十萬言其否
泰消長之機何斤斤也來按楚未浹旬而所為鋤大宄
興大利塞大窾者霆擊風掃矣梓疏草名曰效愚吾夫
子於寧武子不難其智而難其愚夫臺諫之不盡蹇諤
也若不愚耳程利害筭得失或恤其身不恤其民或恤
其身又恤其名卒之身榮名殞或兩失之總惟多智之
故也效其智者有言有不言有言之而不盡又有盡言
之而盡非也或已不言而使人言效其愚者無不言無
不盡惟此心耳以智馭人智於希世愚於敗名智於亂

世○愚○於○自○亂○以○愚○自○效○愚○於○身○家○智○於○國○家○矣○夫○使○言○路○而○人○盡○效○其○愚○也○何○諄○諄○訛○訛○之○有○世○路○而○人○盡○愚○也○一○日○而○葛○天○無○懷○矣○公○以○愚○自○命○其○愚○不○可○及○也○不○佞○在○朝○日○言○路○甚○塞○微○聞○一○二○規○切○之○語○真○空○谷○足○音○不○數○年○而○四○門○盡○闢○昌○言○滿○朝○然○不○無○激○也○不○無○蔓○也○識○者○不○無○隱○憂○一○通○一○塞○重○則○必○反○何○常○之○有○言○猶○水○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夫○有○壅○也○而○後○有○潰○也○而○後○有○傷○也○謀○國○者○當○慨○然○於○壅○之○者○矣○漢○唐○宋○之○季○皆○以○黨○之○一○字○空○一○國○之○君○子○而○國○隨○之○元○祐○君○子○乃○自○攻○不○遺○餘○力○以○供○小○人○之○笑○夫○巧○爲○間○而○使○君○子○自○亂○者○誰○乎○君○子○至○於○自○相○攻○以○供○小○人○之○笑○則○其○愚○也○非○公○所○謂○愚○矣○非○吾○所○謂○愚○矣○

世無於自亂以愚自欺愚於其愚者於國家之大也
而人盡效其愚也向謂於此也而後則不盡
一也而多矣夫
侯在朝日言路多矣
不數年而四門皆閉
言者不無微是
也

謂愚矣非昔也謂愚矣
平昔乃望於自醉也
以於心人之矣願其愚也
郭正域無
今上簡用名御史按楚渭南史公當來向所力爭國家
大計人心儀之矣視事未匝月而境以內灑然改觀其
抗章愈急而南北議論亦未有所底定事甫竣亟請謝
事時藩臬大夫念公于地方苦心殫力而大利大害大
窾大慙神靡不暢而力靡不貫則過不佞而頌德焉夫
國家十餘年來不獲盡言之用大致端方正直之士信
心而行矢口而言無所瞻望無所顧忌其裨益良多而
議者爭持毫末蠡起泉湧古人平心以爭國是即言言
苦口言言相左而相成之誼轉相愛慕或途殊而致一

送史蓮勺侍御請告序

郭正域

今上簡用名御史按楚渭南史公當來向所力爭國家
大計人心儀之矣視事未匝月而境以內灑然改觀其
抗章愈急而南北議論亦未有所底定事甫竣亟請謝
事時藩臬大夫念公于地方苦心殫力而大利大害大
窾大慙神靡不暢而力靡不貫則過不佞而頌德焉夫
國家十餘年來不獲盡言之用大致端方正直之士信
心而行矢口而言無所瞻望無所顧忌其裨益良多而
議者爭持毫末蠡起泉湧古人平心以爭國是即言言
苦口言言相左而相成之誼轉相愛慕或途殊而致一

或始睽而終孚。摠以匡佐太平之盛。不佞在史局。幾三十年。習見年來言路。凡幾變矣。癸未甲申之際。上有所懲于初年。盡起建白諸臣。而一時士風。奔之若狂。遂慨慷而談批鱗蹈尾之事。上稍厭聽。而當揆者。不勝其疑。畏不顯斥之。而陰阻之。乃用一切消磨之術。白簡在朝。白駒在野。雖有忠言嘉謨。皓首林壑。遞相沿襲。以爲妙用。至癸卯甲辰之際。極矣。言路諸臣。內者不入。外者不出。又復出不測之恩威。以示之的。而人遂以言爲諱。天啓聖衷。四門忽闢。正人滿路。昌言滿朝。然潰于旣壅之後。發于持滿之餘。激于已往。疑于將來。激則不無索

癸而疑。則不無射影。宵人甫退。端士亦躡。彈墨未乾。旋自中也。朝爲鳴鳳。暮爲梟音矣。一時君子。旣不自保。又不相保。而回遁反覆之徒。因而攘臂其間。行其權術。布之訛言。爲陰壞之計。一時君子。顛倒于其術中。而不自覺。旁皇四顧。日新日奇。蓋不可窮詰矣。于是直諫敢言之士。爲人所側目者。敗者十九。全者十一。管子有言。蜚蓬之問。不在所賓。訾讐之人。勿與任大。夫蜚蓬者。飛揚不根之說。莫知其所自起也。訾讐者。毀賢而譽惡。莫知其所由定也。今人奈何以蜚蓬爲忠言。而以訾讐爲確論乎。即如邇來秦楚兩構之說。誰唱之。誰和之。微公數

千言反覆辨駁而人心愈疑天下愈攘。嚙益無了時。公寧獨有大造于不佞哉。顧不佞不知其所自來也。公亦不知其所自往也。即不佞受公特達之知。又不能向公言也。即言之而不盡也。公不負不佞。不佞則負公矣。公于楚。經涉暑雨。間關道路。向細民間疾苦。補主上東南德意。議蠲議採。議榷議獄。無一事不關切。國家至計。車且脂而盡。出贖暖數萬金。下各郡置公田。以備水旱緩急。諸凡興學校。疏冤滯。禁強懸。振遺佚。有數十年人所不能了者。一朝而摘發殆盡。蓋日思孜孜。無一日不在民無一日不在世道。語曰。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此。

非公不能也。然公納履之意。又徃徃在埋輪之先。一日去楚。而收所爲皂囊霜簡。暫憇渭水之上。蓋當時所諱言不欲爲難端者。公輒訟言不懼。當時所競掩其失而借以相詆者。公輒引去不與深較。語曰。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公今日之謂也。以公風猷才力。坦中直腸。何所不負荷。何所不理解。桓驄暴斧。天下豈能一日釋公諸大吏。當強公而進之。以竟澄清之志。不佞且欣然。載筆從事。紀之異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公滿於夫當鐵公而與之期宜為前之志不與其知

一王介石先生遺藁序 鄒德泳

公在給舍未數月而數直諫最後以儲疏忤旨幾戍旋

以削藉還幸矣余逆之螺川上公握手曰吾自髫年北

面文莊公受學竟與子進同舉退同廢茲山居宜同盟

盟曰爾無我弃我無爾睽因相與申山戒共守之唯獨

郡邑生民大利大害皇皇焉不敢以戒為解性亢厲不

屈余一日請曰丈人之以盡言規主也本何心哉曰吾

欲致主堯舜耳余曰今有欲致丈人堯舜者何如公欣

然首肯自是唯余盡言莫逆也先冬余侍王大常先生

會復真會王光祿應明氏亦子假還公為講易之乾辯

甚雄語甚析大旨以潛而惕為要歸余曰不覩不聞非
潛乎戒慎恐懼非惕乎公曰此乃文莊先師真脉吾儕
須從此得手而學始益進第勉之已復要光祿卜社兩
洋滙處謂吾三人道里均將旦暮淬礪共畢餘生於此
學乃公遂不起惜哉生平不詔禪而機鋒似之詩文最
恥祖尚乃脫口率得至理近益潛心易學而矯健凌厲
之氣浸化無有今讀其遺藁可槩也嗟嗟人言學問與
氣節文章判不相屬公進退朝野事功踔越而文章亦
復炳烺如是此豈非家丘高足一以浩然出之者耶是
故一得俱得也一失俱失也學之不可已也

萬曆辛亥京察記事序

丁元薦

今皇帝御極四十有二年大察京朝官者七其一以星

變閏察前後主計者太宰稱孫清簡鑰御史大夫稱辛

襄城自溫三原純南太宰稱李肅敏世溫三原曾吉水

同御史大夫稱海忠介瑞陳恭介年少宰稱楊上饒時

副院稱陳莊靖瓚功郎稱趙高邑南諸計大不平于輿

論者丁丑辛巳所甚快曰癸巳次丁亥次乙巳丁亥借

拾遺大僚譁襄城去矣癸巳借拾遺庶僚譁高邑逐清

簡行矣乙巳借楚事妖書譁三原上饒岌岌乎不免矣

是明為羣小報復也顧稽勳憲王比部德發憤于丁亥

陳秀水

秦

張義興

納

賈滌陽

巖

顧梁谿

允

薛毘陵

敦

于

金沙

孔

發憤于癸巳

陳給事

嘉

劉車駕

元

龐武庫

時

發

憤于乙巳。諸君子至今有一人挂仕籍者乎。蓋姦人巧

于簏弄。敢于亡忌憚。手滑者三十年矣。雖然此標也。綱

紀不肅。則倖門啓。清議不重。則四維裂。君子斷斷苦口。

為國扶元氣。非求勝于小人也。說者曰。激而兩敗。不若

劑之以平。夫君子還之以君子。小人還之以小人。天下

之至平也。畫一于令甲。而清議為權輿。舍此非遷就閣

臣。即左右袒于臺省。前却于門戶。攻門戶者。又一門戶

也。避門戶者。巧而逃之。無非無是。勢不得不混。混之為

弊也。微獨紫可亂朱。抑使荃化為茅。於是乎主計者之

責。綦重且艱。風波日滋。險嗟乎。三原

王

之齟于丘文莊

濬也。鈞陽

馬文

之脅于王蓋吳舜也。

孝廟時已作之

備。寧論今日哉。一則自揀。一則藉口。劉文泰猶可解者。

若乃鐵冠薦繡。秉憲一堂。忽焉首鼠成事。開翻局之端。

自辛亥始也。乘釜鬻之機。糾衡決之衆。陰構陽煽。撼必

去之。太宰怵攢眉。愬苦之。閣臣主之者。二三人。而噂啗

于臺省。又自辛亥始也。時有刻京察記事者。覈之。疏揭

不能半其人。亦多不安于心。故有所諱與。譬若訟然。兩

造紛列。立堂上者。虛平參互。是非不鉤索定矣。又豈以

同詩句論錄

衆寡強弱分勝負哉。予故仍原本，蒐遺漏若干，系以萬曆辛亥論其世也。時南計則史晉江爲政，婁江四明崑宣諸黨，撫掌稱二十年快事。嗟乎！此又富平之幸與。

梁端肅公奏議序

焦竑

金陵自國朝以來，位躋尚書者二十有三人，嘉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筮仕，輒能自樹其治蹟所在，志牒皆載之。肅皇帝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費不貲，公爲大司農，量入而出，歲有恒度，一切漏卮旁出者無所容，雖取中旨，公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論著，至今著爲絜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直亮，凜凜然貫金石，感鬼神，自萬乘以至閭巷，人人知而信之。上嘗念賢不肖混淆，狴犴多在。

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簡斥者數百人。并具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至今謂非上不能用公。非公不能副。上之用。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見此編者。皆其在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靡細不錄。詞嚴語覈。鑿鑿然如粟帛寒可以衣。飢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厝於其間。令備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業可以無廢。至收錄國獻。明習故典者。當奉爲著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局。嘗覽觀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華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醇漓而學

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此編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余語公孫臨安守桂茂。廣其書於世。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爲家乘重也。

穆玄庵集序

焦 竑

先生繇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諡文簡至今金陵之人能道之知爲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讀易錄曰尚書困學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游藝集未獲盡觀大學千慮一卷玄庵宦稿二卷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成朱公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同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學取古人之言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成公掄士東土拔先生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生適其帷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輕信而苟從

其所反覆議論可見也。卽服膺考亭而心有所疑亦力辯不置。至釋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而取焉。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爲觀場之見者倫哉。久之歎曰。鑑照妍媸而妍媸弗着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弗着於心。如鳥遊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然經筵啓沃朋輩往復往往疏往哲之奧言明羣生之理性。令聞者聳聽玩者心開。至上前反覆開論務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其心冀以自盡而要人忌之。目甚。雖踞師席晉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於朝自此始矣。惜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舍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得。其所謂道者鮮矣。先生學不銜於繁而能獲其要。其用也不在其身而思以致於君及其老也。含和葆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先生侘兼之不謂之聞道不可也。余謂先生於師友間不爲苟合宜所立乃爾而文成公知人能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鄧潛谷經繹序

焦竑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迨晚而學易。韋編三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法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益損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絕類離倫之聖。亦不能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漢世經術盛行。而無當於身心。守陋保殘。道以寢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爲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詘也。我之所簡斥。經所與也。嚮道之謂何。而卒與遺經相刺謬。此如法不稟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爲工。

豈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殷秋溟公得其卷。寔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爲迂。而公乃大器先生。曰。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覃思大道。且三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沈浸醲郁。卒澤於道德醇如也。以其間作爲經釋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兩先生賁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殷公爲知人。何其盛哉。宗聖以鑄理。酌古以富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鍼砭俗學。勵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

神交館集序

焦竑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及兄一墩皆山兩君語也。余髫年嚮學與吳伯恒司寇寔同。研席時時道一墩之爲人。已從天臺先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頃過古巖晤惟直。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受業。甘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天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以自得爲心法。講求於曹偶者。往往多獨會之語。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造詣可知矣。

錄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知為畫餅而第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為致道之具於二先生曷與焉近日學者敢為高論而或疎於夔倫喜為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着已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侔一難也當羣疑眾牀之時以其獨造者信心而言不為自阻二難也家庭以絕學自相師友與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請輒不揆而題其端惟直好古篤行孳孳以表揚世業為亟亦可謂亢宗者也

劉選部集序

諱文卿

焦竑

盱江劉君後如為銓部郎曩居者既為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為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籠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嗾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丐南以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于天下起而攻之者沓至使世不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士如

蟻慕羶覬於苟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泯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以寡矣。若夫鄉曲後進。矯然自異。不爲患失之鄙。大所羈絡者。蓋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覃思大道。以盡乎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爲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之所爲。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以干其心。非知學者不能。而君于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一時所推。讀其集。深閎奧雅。反覆辯博。其卒蓋不澤于道不止也。藉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強。學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用未究于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魁竒拔出之材。亦足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是函其子睦之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爲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昔漢以經余朝以同致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書而必其書者余神不與翰而亦必其書者

以贈矣保之華神其人續示世之心

未嘗干天下而言亦止於然其心之

高攀龍志序其志大願學人雖而不幸

東林志序

高攀龍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為盛衰

哉程氏之學錮于紹聖間朱氏之學錮于慶元間岌岌

乎身之不能保越百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

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

百家無得而奸其間即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

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緣是而

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

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跡

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於是

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于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于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於天下，退則明其道於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合則退，綽綽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論於予曰：請言所以志。予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

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敝可葺也，器敝可更也，圖書敝可新也。人敝則漸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敝也？曰：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敝，人敝而神離，如呼吸之離於體，夫以千秋之神滅於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於志，卽有不忍於一脉之滅而不續者，斯脉也，卽以一念續矣。

以一念慮矣... 予嘗於志明... 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

闡幽錄序

高攀龍

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譴謫諸臣自萬曆五年始... 于時江陵相不喪父喪諸臣以綱常大義諍杖者戍者... 編氓者纍纍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奸者發奸者... 以救言者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譴幾三百人迫遺詔... 錄用無祿卽世者且半卽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 能十而二三何況沒者忠魂炯炯浩氣揚揚吾不知鬱... 而為苦雨淒風抑激而為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剝之萬... 端此固其一矣幸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 休無善不容南臯先生為闡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勳司

案以廷杖獄死者為一等，贈官予廕，餘為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搜其未盡者，旋得俞旨，布海內，使知為人臣，抒忠誠于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彌久而光諸為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闡幽所以為人心慮至深遠，以為無須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夫鄒先生固最先譴召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吳趙沈艾諸君子相繼沒，而先生歸然為魯靈光。天子用為御史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疾風迅霆，日月晦冥，天之既定，水綠山青，蝓蠕以寧。昔屈子賦遠遊，欲長年以觀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顛領沒世者，常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三朝寵錫，際一時明良而及茲典，未為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燦，今則福清葉公名向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達，少宰則定遠盛公名以弘，會稽王公名舜鼎，勳司則奉化戴公名澳，後之覽者考鏡焉。

猶存則上者抗之中者亦不之附也。舉世不附則璫止。一人其何能逞。况抗者懼禍太烈不附者禍亦輕。何難爲焉。乃楊公一疏初上之日人心羣然是之。及見被禍則指爲激漸而指爲非。且下之石明以爲非者。或迫于一時之勢而暗非者。則并其五夜之心。平旦之氣。亦化而見以爲真非。天下事至此可勝慨哉。茲幸乾陽在御。陰翳潛消。寘璫于法。盡反所爲。寰宇再睹太平。而郡守胡公下車之日。先爲領囊贖宅。網紀其家。輯忠烈錄。而梓之俾公心事曉然于天下一郡之內。而前有李夏後有胡公。能從患難。敵彊禦。以救忠臣。尤人所難者。一時

刑賞賴

皇上而正。良心清議。賴諸公而明矣。議者又

謂今上躬不世出之資。遠軼堯舜。堯舜在上古之世。洪水之災。乃開闢以來山川未濬。所留之害。非人有意爲之也。舉世之人莫不以洪水爲當治也。未有一人出而誦洪水之當行者。至于今日羣然奉洪水而揚其波。皇上一人不動聲色而除之。此其天縱聖明。千古無兩。一切褒嘉咸出獨斷。出以特諭。可謂千秋殊恩。蓋楊公之疏初猶疑其太過。及內璫之毒烈日甚。而後公之疏始驗。初猶疑其難入。及皇上一見之實政。而後公之疏始行。人臣遭時遇主。豈必盡在生前。公死而得

皇上知之行之公不與逆璫計恩怨不與紛紛者爭是非獨賴皇上為知己公不可謂不遇矣其前後疏書恩被詳在錄內此書行公于九原下稽首拜恩起且掀髯而笑此一場熱血不空洒園扉也

胡公諱繼先

友白草自序

鄒維璉

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夫擬人尚爾擬已可知矣王儉比謝安崔浩比子房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千古共咲豈不可為永鑒哉然則太白何人而予友之乎太白酒仙詩亦仙予不能酒而亦不喜酒予雖喜詩而實不能詩不酒不詩何所當于謫仙而友之曰友其患難同適之興耳太白在夜郎選勝觴月絕無人間落魄意至今城北問月臺海內侈譚予奉天子嚴譴戍此地見境觸事矢口輒咏雖不敢與太白論工拙而已置夷險生死于度外其興則同矣宋玉哀屈原之

賦曰。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夜郎幸有太白在。可免廓落惆悵之象。非此效顰爲介紹。何以使百世同堂哉。篇什不盡。夜郎出也。然削籍下吏間關。楚蜀諸韻。總與太白作投荒之緣。而結問月之盟者。題曰友白。非倫之謂。予尚何辭。

友歐草自序

鄒維璉

予嘗流寓夜郎。得尋李太白問月亭。時時觴咏。曾題所梓蕪詞曰友白。後叨天子賜環。授以南岡之任。豐山瑯琊之間。醉翁遺跡在焉。予又得尋山亭一片石。時時觴咏。復題所梓蕪詞曰友歐。夫太白仙才。友已不易。歐則德業聞望。千古名儒。小子庸敢攀附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必以歐爲不可攀。而遂不敢攀。則孟氏尚友之說。欺我矣。友之云者。不能至而心向往也。詩言志。則此篇正心往之徵也。每誦歐公之詩曰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爲國謀。兩語括盡古今世情矣。予雖生

無玉顏心媿肉食。唯以南岡閒局。無馬可問。使子得以效顰友先生。寄其迂思而宜其鬱氣。謂非徼有天緣哉。若曰吏隱則何敢乎。

送綿貞周撫臺南歸序

周順昌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每相應。而况鎮撫大吏。天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于正論。失職于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彊項故。開隙于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邪。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冤歿。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譙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

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卽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于公何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覆載。且歲值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于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于我吳者。正多。而于以風

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

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

門戶橫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猶霜木。求奇節異材于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予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于公之。以譴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已。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戍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不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顛

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為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
于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歸與昔思何味
王計王文類志氣隆平輩之一氣火器家與隆出
古對專宋無論出武廣二五之奉命主弄對宋五氣
而又河數千公之以歸去平初幸昔對樂日之果
泃歸人百之去留慈母與國案之武攝安自味
木木音韻與林于今日在富古到之何廢之表夾
非蘇意其大用歸外名或五與廖務若星對
門日鬱余吉木水主以并休
天下甚盛階公以一主辨
天下不與黃五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焉其豐碑
鉅篇肅穆藻炳具史記漢書之體而微數公固偉倬鼎
呂亦賴子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為之寫生而猶
惜其為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體也文章之佐氣運豈
不然哉行者顯皇帝至聖極神冊立之際睿思頗
自淵微羣下妄分枯苑乃至寢成鉤黨輝川媚澤多所
沉錮昌啟間偶一彈冠旋撻嶠虎碧血燐燐南北遙弔
幸而聖人御宇褒及枯骸俾得樹麗牲之石於墓道
或埋文隧間時茂苑姚現聞宮詹實以田間餘生起登

三事操如掾之管。覈實而載之。每褒一人。綴一事。必遡其行已本末。與夫禍芽釁始。引批何脉。指授何方。媿媿鑿鑿。揭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則以宮闈苑枯爲崑崙。星宿源一變而爲妖書。再變而爲挺擊。卒構逆閹爲尾閭之洩。而猶以其不可爲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汚陷焉。於是四十年來。時軸機鼓。與羣賢忠憤。遂若兩鏡對照。凡現聞碑板等作。視其代言益斐。疊而酸楚。晰於情事。海內傳爲信史。而公亦以是困矣。公雖困頓以歿。而山河列星之氣。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焯焯燁燁。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

刻棘門集。具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周其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子瞻爲宰相耳。此語似爲公券。俯仰今古。後先一轍。豈不悲哉。嗟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憲投淵。得禍之酷。慘於往季。是子瞻所紀者。竹帛鐘鼎之績。而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爲傷心者也。唯是元祐黨碑。沉鬱日久。雒蜀手牘。藏者有禁。卽子瞻所撰述。逡巡日月。經奎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寬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歿。而猶得以文章一道。興衰起弊。爲世導炬。衣冠未寒。而螭啣鳥篆之

同甲尚書錄卷十
章與日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頡頏者矣。余受
璫禍。五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
棘門集。差勝黃涪翁後先眉山。竟不克一釐訂其文。故
敘公文而不禁百端交集云。

異度張公壽序

方震孺

太倉王司寇嘗紀皇明盛事。如所謂父子三公祖孫八
座者。纍纍可數。乃上下三百年來。求其負奇不售。道範
相承。百年一日。如余同籍張異度先生之祖若孫。指未
嘗一屈。此何以故。豈三吳園圃詩書家。以鄒魯爲雲。仍
耶。抑道德珍貴。非人世福澤可比擬。有不可必徼於世
數者耶。今歲異度旣罷公車。逢其七十初度。遠近親知。
謀爲公舉一觴。異度不許。曰。是何足賀。會異度爲王父
靖孝先生構先祠落成。靖孝先生者。登嘉靖庚子賢書。
砥行貞俗。洞徹性地。爲一代大儒。今且六十餘年矣。臺

使者上其事。天子異之，褒賢錄舊典，溢常格。而大中丞張公觀察馮公，助祭建祠以竟。皇上之德意，鳩工度材，今始告成。於是同年方子震孺，洗爵而嚮異度曰：是不可不命一觴，異度曰：何也？余曰：以子文章清冽而峙，固無論衙官屈宋，卽制義一道，酌明王大斗，如印印泥，海內有定論矣。乃隨例賢書，猶遭磨折。今且困頓以老，自古文士數奇，無異度若者。靖孝先生，砥行貞俗，湮沒且六十餘年。今一旦璽書獎異，轟于天壤，木天清秩，賁及下泉，雖盛德著聞，久而論定，而非異度好修錫類，能使必聞于天子乎？卽聞之，能必得此異數乎？此固少陵

不敢屬望于審言，玉局幾幸於洵而未盡者也。自古文字遭逢，亦無異度若者。是不可不命一觴，異度怡然曰：然。余更洗爵而進曰：夫以主上智過羲軒，德侔堯舜，薄海內外，共思沐乎陽春，而夔龍在幄，睇於將迎，甚至以一家之恩怨，爲四海之髡緝，毒霧愁雲，瀰漫六合，震澤一區，尤其耽耽矣。而靖孝先生之異數，甘露一滴，逗漏天心，若得領下之珠，適遭平章之睡也。夫以四海九州，思共沐而不可幾幸者，異度以不言不動，靜而致之。意者鬼神嘿相，波旬失其叱咤，修羅擲其刀兵，豈不至樂也哉？異度輟然而笑曰：如是。子更暢言之。余又進曰：以

異度直腸孤節使比來地屈論思其能伴食稟成踣步
奉教逐班隊。捱歲時。為坐璘璽卿地乎。不能。則其禍不
後於吳門諸君子矣。即不然。置異度於耳目之司。其能
合椒柱笏。以免一日之磨勘乎。不能。則其禍不後于山
陰會稽諸君子矣。今日者。天特縱之以豐草長林。使上
慰先世之已沉。而俯享兒孫之未盡。此又豈不至樂也
哉。不寧惟是。即余別異度二十六年。鋒鏑幽囚。閱歷殆
遍。華表重來。猶得以刀鋸餘生。快觀異度肯堂之勝事。
以從容百歲之觴。那能不感慰交集。拈公鬚一大叫乎。
詩之言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永錫云者。異度善繼善

述。以光大靖孝先生之謂也。又云。儻爾籩豆。飲酒之飫。
則不肖以兄弟同心。觴異度之謂也。異度暢然大咲曰。
善哉。方子妙於寬譬。余不敢當晉叔向。而孩未靈光。碩
果固周室遺賢。其言不諛。請為子引滿三爵。

魏忠節藏密齋集序

錢士升

君子扶天常助國是，獨有是非兩端，是還是非，還是非，易簡理得而天下治矣。是非之燭亂也，起于學術之不正，而成于封畛之互觭。今有事于此，本是也，則必有是而似非之一說；是者一觭，其是者百，而真是晦，本非也，則必有非而似是之一說；非者一觭，其非者百，而真非晦，晦之極，瞠瞠虺虺，幾于長夜之不旦，而迨夫霜降水落，雲散天開，向所謂真是真非者，炯然昭揭于天下，則豈非至變中，有不變者存，而特待時以發皇也耶？吾友太常廓園魏公，自為秀才時，卓然以名教自任，及官大行

拜給事中。由戶禮歷吏都維時。一陰孽牙。堅冰將至。公斷斷引繩力爭。大者爭封疆。爭三案。爭中旨。非直與小人爭也。且與世所號為君子爭。于是忤者圍集。外庭之小人與內合。所號為君子者。又與通內之小人合。而公遊昇之毅中。逮詔獄。竟死矣。當公抗顏廷議時。夫其口衆我寡。而公之處勢常孤。公之据理必勝。賁育不能奪鋒鏑。不能撓。即與同臭味者。不無回容委蛇于其間。而必不肯稍紕其說。公自譜不云乎。有謂不隨地不隨時者。有謂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親者。夫公方以是非俟之。千餘里之外。千餘歲之久而。豈地與時可得而

親疎者耶。余嘗貽公書。述范忠宣同已異已之說。公復云。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公被逮時。襆被就道。余送至吳門。笑語如常時。此與劉器之鼻齶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何異。則以是非素明。一切禍福不足驚其神耳。夫千古是非。必折衷于孔子。孔子作春秋。取當時亂臣賊子。口誅而筆伐之。而付知罪于不顧斧鉞。何凜凜也。自此義不明。于是有調停于是非者。流為鄉原之同塵。而又有倒用其是非者。涉于戰國之押閣。茲二者即賢者或蹈焉。而卒以自誤。誤天下。公師事高景逸先生。先生

之學以格物為宗。夫是非者物也。是是非非者知也。此孔子作春秋之大主腦也。公學有師承而又天植其骨。獨立不懼。凡所持論。摠盡致本心之明。以行三代之直焉耳。公歿三年。今天子除兇剪逆。昭雪忠冤。于是公仲子學濂走闕刺血。訟父冤。天子惻然太息。詔予公贈錄祭葬。及三代誥命。而公一腔熱血。灑滿大地者。若出重泉而耀白日。向使公不死。遭遇聖明。豈不願為臯夔。無為龍比。而惜乎九原之不可作也。仲子哀公遺文。凡奏疏尺牘雜著。年譜若干卷。皆公就逮時途中手所詮次也。屬余為序。夫公之節義文章。與日月爭光。奚藉余言。而余先序孝子集。今又序公集。庶後死者得附忠孝以終古也。

茅簷集序

魏學洙

錢士升

嗚呼此孝子魏子敬遺集也子敬尊人爲吾友孔時當
 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
 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
 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
 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
 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榜掠益毒子敬度無
 生理欲過登聞鼓上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
 里孤魂邈邈誰托于是匍匐飲血扶襯而歸歸而朝夕
 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

爲枯。家人以漿進。郤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咷至于死。歿三年。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卿。予廕賜諡。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具疏上聞。于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處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詩文若干卷。余猶子。棻誼同斷金。痛深絕鐸。嘗爲銓次。刺之。其弟子一。今再較以行。而謂余不可無序。余正襟讀之。涕洟感歎。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

腑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劃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皙。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耻事。則裂眦唾罵。斷斷不休。觀其敘浙忠。跋短歌。胷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關以孱軀。出入千鋒萬鏑。中人疑不瘁死。卽倅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卽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榷。以爲笑樂。而子

敬淵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艷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極稱閒居樂志。以為諷已。孔時罷還。向余顰蹙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藥。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孝。惟卞氏、盱眙。隨父赴難。而文采不表。見顏忠節之歿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購父屍。見刑者言。歿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孝。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茶苦似泉明。捐生似盱眙。而其議論文章。卓絕奇偉。足以副之。求之古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教猖披。謁者有兒。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凜生氣。孤行于清虛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敬。為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藁葬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蓋不待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集成。余為著其志如此。

李大生詩草序

姚希孟

壬申之冬，放舟南還，蓬窗無事，携大生詩草一卷，時取而哦讀之，如庾鮑之再生，溫李之復出也。玉臺之詠，皆刻畫瓊脂，雕鏤金粉，振班紈蔡拍之音，嗣歡聞儂懊之響，至錦囊香奩諸集，或抉擿萬象，鬪捷於鬼工，或組紉千葩，借霧於雲杼，詞以剗而愈鮮，語無纖而不貴，可謂秣苑之藥圃，文心之玉榮已。然而文也者，皆才與情之所為也，才富者不能收花明鳥哢之氣，盡入於霜筠雪栢，情至者亦不能掃春思秋悲之感，頓化為枯木寒灰，所以延年抗志，時出錦繡之篇，宋璟剛腸，獨賦冰玉之

質大生才富而情至以垂髫登上第優游使署簡書于
役之暇休沐息肩之時已攻苦為詩既入山公之署日
皇皇于名詰之通晦王路之欹平而夾袋中則翹材之
錄逞逞與詩筒並貯徐勉風月之談托之短吟長什而
終不欲為國門之懸直以全卷質之玄宰先生暨石齋
鹿友鴻寶覺斯諸君子使其丹之鉛之擲之比之比諸
公報曰是可以成家矣還眎余余報如諸公言而乃貽
書相屬欲弁而行之今其詩具在如牽衣一夜別自年
年樂府聖境也夢裡毋重生醒來兒萬死雅頌遺音也
風林春古寺烟水濯秋城輞川會心句也無觴拈石虛

彈奕不嫁持漿空洗頭太白得意語也月斜夜作樓頭
水山遠醉成簾上苔長吉神工鬼斧也妙擅眾長詰成
獨造即有冶豔之篇如潭底月明空中鴈渡何滯於素
心何辜於大雅大生詩既成而以鋤奸忤俗左其官時
遂疑詩之能崇人夫詩烏能崇得非有同聲悅響者為
之崇乎大生丰標清立望之同白珪宿鷺而其詩又往
往吸雲根穿月脇直當置身於鸞鶴笙璫間傳洞玄之
曲發紫霄之籟俯矚一官何啻清蟬之蛻翅但恐其所
為拔地倚天者不詹詹詩句而光焰萬丈者不在四始
而在六聯使它日揚摧此道者以鶴廳重鷄壇之席可

也。...

...

吳巒穉端友集序

姚希孟

端難言矣、表端而衷否也、言端而情否也、初端而末否也、一事端而它事否也、又或事事端而一事否也、履恒襲順則端、而嶮巖惶迫否也、有一於此非端也、見端而不見不端之端、以端蒙欺、亦非端也、不睹夫木之端乎、峩峩千常、干雲翳日、乃其根株峭聳、可以參圭景、測星中、雖翔風、漸月、動榕、搖曳、而光影相隨、故曰端、言端無弗端也、余與巒穉結社于毘陵之陳烈侯祠、其歲為庚戌、是時文壇中無所為仲達也、望見巒穉、其骨觚稜、其神玉湛、其才鋒電掣、而霜寒、余與冶生君常輩私品之

曰。是端人也。至癸丑冬。以會顯端文葬。識仲達于慧山下。始知其爲年少雋流耳。已知其從巒穉遊。乃以千古風期。効蛾子時術之祝。後十餘年。而仲達用偏言危論。逢節甫之怒。盆死詔獄。其生氣迄今亘宇宙。此間世偉人。非上稟列星。則下鍾嶽瀆。而烏知短檠瓦燈。師生相對。豈徒効里塾咀蟻藻。弋青紫已乎。長源架。孝先笥。固大地。儻傀所從出。而青史袞鉞。三尺童子得而施之。是師是弟。豈無拊卷長嘆。欲歌欲泣。而不自持者乎。頽首受書而遽欲置身于李元禮范孟博之間。於人情太相遠。然陽秋漢季。設身亂朝。而托中庸以希富貴。弔張讓以避禍害。必嘖然唾之矣。案之初醴也。投以椒桂。則馥郁。泉之始蒙也。合於澗沚。則澄泓。性以物化。學繇穉堅。仲達之生而端無疑也。亦有金與金相磨。火與火相然。端與端相印者乎。雖然微仲達。無以知巒穉哉。此文矮人之見一端也。

儋菴野抄序

文震孟

國之典故備於實錄而實錄間亦有未實者於是野史
 競作野史作而正史愈淆余每歎從古以來忠孝節義
 其湮沒而不彰或表章而未暢與夫蒙冤抱枉之輩蓋
 不知其凡幾矣史之權豈不重而其人亦豈易得也哉
 以觀今日自辛壬以及丁戊亦宇宙之一大混沌開闢
 也邪正是非不俟久而論定妍媸好醜不待鑑而形呈
 試翻六七年章奏自描自寫自供自吐賢者之肝膽揭
 而不肖者之肺肝現患無有為董狐者耳吾友蔡孝來
 能以局外之觀秉三代之直彙諸疏略題曰野抄犁為

十卷一啓帙而時事洞如觀火羣品較若列眉無論愛憎毀譽所不能施即人我異同悉無所用雖云野抄謂之信史可也噫斯編出而披閱者咸知所懲勸有關世道寧曰小補然而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咽者或亦不少矣猶謂史權不足重哉

古廉李忠文公祠堂記

鄒元標

今譚忠義事即堯夫牧豎誰不恫心賊耳頗有餘芬而神玉千古哉顧其道鏗鎬百代而其基則係於養非可。以聲音笑貌爲者養盛則建天地質鬼神榮利當前而。不瞬卒然臨之而不驚不得其養始慷慨一事卒不能。不墮其生平或矜持大閑不能不濶略細行故能讓千。乘見色豆羹能却萬鍾垂涎一介此庸人之所忽而知。者之所察嗚呼微矣余嘗校閱國初名臣至李忠文公。諸君子所以闡揚公殆盡予竅有概於不拾金錢一事。嘗設處公之地未嘗不攝於天威寵臨不能不俯首以

拜君賜也。公斯舉也。有至意焉。人君使臣以禮。置金於地。令諸臣拾之。如嬰兒之取搏黍。非所以教臣禮。人臣必有不辱之節。而後人君有不容不加之禮。公以禮期其君。則必以忠致其身。所謂榮利當前而不瞬。卒然臨之而不驚者。非公耶。元首可喪。溝壑可老。纓綬可脫。公之謂矣。管武帝於黠。不冠不見。然內嚴憚之。公雖袖手上。取懷中金與之。亦冠而見。黠意公卒不得大用。有由然矣。長老傳公歸田。角巾敝履。委蛇田間。樵豎不知公故祭酒。家無擔石。又時時寫墨竹數本。易粟。嗚呼。今有之乎。公故有祠。祠久而圯。環溪吳侯乃請于撫臺陳公。有年直指朱公鴻謨。各捐金助工。祠成。公孫得求懇余。記其事。予特揭公之忠本於養。令讀者興焉。

歸仁書院記

鄒元標

湯儀部義仍、以詞賦鳴一代、其子伯開、銳志聖學、一日
 贅而謁予、澹如也、予語之曰、尊公從盱江遊、深有契于
 象外之旨、顧性不受羈、常托跡以遊於世、世鮮有知之
 深者、子起而紹明光大之、尊公明德有光矣、伯開起而
 言曰、不肖之不敢自隕隊也、實家大人耳提之力、而不
 肖常惟學必聚友、聚友必有地、近構一居業地、後為閣、
 祀先聖、其中前為堂、又前為門、凡數楹、顏曰歸仁、諸耆
 碩秀彥、欲商訂疑義、共式臨焉、惟吾師一言語之、予曰
 善哉、子顏歸仁之義若何、曰開遠以學在明德、明德在

親民曰親。骨肉肝膽形神不分。真有天地變化。草木蕃
 氣象。世之卑者相戕相賊。日尋干戈。以傳人。而高者固
 執我相物而不化。夫即賢且知矣。天下不賢知者。皆吾
 與也。而何以岐為。此不肖之意也。惟先生教之。子曰。斯
 義奧且宏。非一時所能竟。姑與子淺言之。而子姑聽之。
 予常受學長者。長者指予曰。子心慈而性多忽。忽生慢。
 慢生傲。傲必至于敗。乃德斲乃度。遂為世戮民。而子不
 自知。予拜而泣下曰。先正以傲乃謙之反。予今請事于
 謙。長者曰。孺子何易言謙也。謙者若無若虛。成德之稱。
 子今欲益之。以謙必始于學。學方知非。知非而後能自

訟。自訟而後能知仁。知仁則不知人。為我。我為人。常以
 身為百谷王。而人之歸也。誰能禦之。予復拜長者。微先
 生言。不自知迷謬至此。所不矢心。改玉以負先生者。如
 日然。今老矣。其不負長者教道幾何。渣滓未化。天地懸
 隔。此亦惟老而自知之。請即以語子。子謂何。伯開曰。謹
 受教。予又進。伯開曰。歸仁之語。自吾夫子一提。而孟夫
 子再發之。以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水就下者。水
 之性也。獸走壙者。獸之性也。惟仁是歸者。民之性也。學
 必知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
 之化育。不知性日與。性者游一膜外。皆秦越矣。此豈

飾一知矜一行者能承之子勉之哉伯開別予執手送之曰予初爲子喜今爲子危夫子以一少年毅然無前真吾道資育予能無喜然子見有學道而立于百尺竿者乎昔有一人問道老僧老僧曰子當從百尺竿頭進步其人望百尺竿并力而升至于巔大喜曰異哉吾所見或問曰何居曰吾見吾山若培塿見長江若覆盂見人物若野馬網緼吾身與九天之上者遊匪吾師執道我。迺。須。臾。風。起。竿。仆。其。人。墜。地。人。復。問。曰。何。見。曰。吾。見。吾。山。水。如。舊。目。前。與。遊。非。親。則。故。知。也。吾。身。在。平。地。矣。雖。無。前。者。奇。觀。然。眎。隳。狀。則。大。相。懸。殊。子。今。登。高。而招其望加遠得無似登百尺竿者乎願子需之時日與予言實地事此歸仁之旨也其以聞之尊公曰予兩人年相若彼此冉冉老矣木落天空樓泊何所父子間有相師友而又集以良朋真生平奇緣切無令仁者在側笑予輩老無所歸也因伯開請次第其語爲之記

媚祠記

鄒元標

黔中丞王某故與江陵奴結媼將入黔境有無賴商權而爲苗負弩望中丞前旌駭汗俯伏作向化狀其志惟欲利開水銀廠中丞即致書江陵曰相公德被蠻貊一入黔路諸法搏穎向化者接踵江陵政以不奔喪恐爲上疑得報大喜促中丞奏聞中丞至省即促各道申聞各道曰必詳後敢聞越月各道至又不聞中丞怒曰相公在王太宰處謂予素辦事今乃縮胸乎其先聞無怠各道遂從省申文陰出銀令一奸細買馬物入貢疏曰有苗來格至十餘年乃以兵壓其境事乃定貢既入中

同時尚論錄卷十
丞又致書江陵曰。土司荷相公不殺之恩。願得肖相公貌。祠而世世尸祝之。乃一日繪江陵像至。兩司具吉服賀。入而觀像。此兩時相公在苦塊中。萬機憔悴。若徃時天日之表。猶自驚人。擇日祠成。鼓吹盛儀。從迎入祠。中丞後從。輒又致書曰。相公爲遐方萬代瞻仰。而某叨相公鞭箠之末。土司并欲肖犬馬像門左角。以當閹人。惟相公財擇。江陵報可。大悅。其後江陵禍作。土司夜毀祠。徹像中丞。不足惜。獨怪江陵素自負。爲此魑魅弄之。股掌中何異兒戲。

彭澤艤舟記

鄒元標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太安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謁。予心懼。母舟墊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予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予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册。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

爲主。茲詞暴氣。麓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爲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埃。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家童有喜心者何後先焉。

愧軒記

顧憲成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爲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如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枝三百箇。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時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以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以俟之。何則。以樂憂近。歉樂近盈。是故柳旣失矣。蘇亦未爲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僦儻負奇。有經世心。其暱於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

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臆。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並自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淬礪列於不朽。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風垢。用自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顧坐蕙直。數賈罪。俾讒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黯慘懇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無似。自度去二子遠甚。敢謬附於憂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

譴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容之。不及以政。其州之耆老子弟。顧以爲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毫髮報塞。間嘗與諸士有所揚摧。大都不離於訓誥。非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六尺之軀。猶然故吾。徵發困衡。總歸鹵莽。又靡毫髮表樹。怠其職而勤其享。據其名而隳其實。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謫於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月之際。莫之問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因顏之曰愧軒而爲之記。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焦 竑

學求復性而已矣。顏子之學，復性之學也。顧仰鑽瞻忽，
 功力莫厝。雖賢智者，有望洋之歎焉。子貢以知入，曰億。
 曾子以行入，曰魯。久之，循序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
 一貫之道，卒歸之。及其成功，一也。後世學失其宗，高虛
 者遺下而不知無器之非道，卑陋者儕俗而不知有上
 之可語。蔽也久矣。近者白沙、陽明兩先生奮興，先聖之
 絕學晦而復著，聞者豁然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自餘
 諸君子研味於典墳，磨礪於行誼，雖悟入不同而斷斷
 乎志於復性。有不可誣者。說者謂我朝以大明建國。

道化休明。絕非前代之可及。豈不信哉。符卿祝公石林。少聞學於天臺先生。令休寧六年。爲南給事中。九年。孳孳以士心民瘼爲念。所以圖其不及而拊循之者。不啻飢渴之在已也。逮考最將解其職。銜德者靡所圖報。謀於別駕程君心德。爲祠生祀之。公執不可。至厲色詞拒之。不止。乃以語余。曰。南都之祠不少矣。而理學名卿生於斯。若宦且遊於斯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行之思。因奉定山莊先生而來。十有三人。偕同志者俎豆於中。禮成而去。比及三載。祠部屺瞻葛公。考薛公文。清陳公。白沙趙公文。肅皆嘗歷茲地。復增入之。昔賢往

矣。距今年祀。幽深寂寥。鬱而未發者。始皆大備。且請於秩宗。春秋祀。勒爲常儀。而屬余爲記。嘗聞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第以事及人者。其功小。以善養人者。其功大。事及者有盡。而善養者無窮。留都士大夫之輻輳。有名於時者。至不可勝原。當時則榮。歿則已焉。獨諸公之流風餘韻。謳吟而思慕之。至今豈非以善養人之明驗歟。夫事有可繼。不必其自己出也。祠部公修斯祀而永之。彰往覺來。令其長存。亦可謂有功者已。輒并鑱於石。爲來者勸。

來法備

漢書景帝本紀

六年春二月

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必先慎乎農

夫農者天下之本也

民食之所資也

故先王必先務農

今朕聞農者

天下之本也



